

郝文忠公全集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二十九

序

甲子集序

中統五年歲舍甲子秋七月有星孛於東方經時猶在宋之儀真館仰而嘆曰我生之初是星沒焉金源氏滅而爲本朝今四十有二年矣星復出焉而越在他國其能以於此乎遂束載警備於行橐中得弟彛庸軍史趙文享書狀官苟宗道等所錄雜藁數帙惕焉有感於中因自誦曰何茲生不辰之甚乎夫學所以爲道非志於文而已也德業積於內行實加於人而文章以爲華爾如景星慶雲日芒

赤文忠公集 卷二十一
月采瑞太平光天下黼黻一世者也今乃梗踣蹇自南
而北自北而南蹂藉穢亂纏結氛侵鬚髮野變形體道敝
無一日之晏功業不建道德日愧而徒區區於文字之末
混淆於血肉之極輾轉於彗孛之變入於罟獲陷穽而莫
之出可爲哀已豈天嗇於彼祇令就於此乎遂畀宗道令
整頓綴緝其詩傳春秋集傳外傳原古錄通鑑書法三國
條例等各自爲一書其諸史文雜著則類別爲編爲詩賦
論說辨解書傳志箴銘贊頌序記碑誌行狀哀辭祭文雜
著錄宏辭表奏使宋文移等類總爲一集以其集於是年
故以其年數命之曰甲子集云夫甲者造物之始數之所

由生也故黃帝迎日推策而使太撓造焉以之統運會記
歲月書日時起消息正氣候定律曆故凡言年數者皆本
焉絳縣老人之對晉大夫是已余之生也在甲戌元末癸
未之季數往者順至於甲申又至於甲午又至於甲辰又
至於甲寅今又至於甲子幾一周焉蠱之繇曰先甲三日
後甲三日其象曰終則有始天行也先夫甲者三焉所以
原其始也後夫甲者亦三焉所以要其終也天之道如是
况於人乎余之事業先夫甲以為始者則具夫是矣其後
夫甲以為終者則將本夫是以為始焉知來者逆引而伸
之則自甲戌之元復至甲子互為始終殆無窮焉余得俛

焉日以孳孳而已矣故自是集之外隨年增入者皆繫之
甲子云且甲者甲坼也物生之始也子者滋也氣生之始
也余今處於絕地天窮而人厄焉窮則變變則通將如天
地解而雷雨作百果草木皆甲坼迴一氣於地中鼓萬物
於天下雖明夷之闇不失箕子之貞撲滅彗孛搯長庚之
光焰以光旭日庶幾終至於萬丈云六年夏五月陵川郝
經序

原古錄序

中統七年春王正月猶在宋之儀真館十五日己未原古
錄成敘曰昊天有至文聖人有大經所以昭示道奧發揮

神蘊經緯天地潤色皇度立我人極者也故自書契以來
載藉所著莫不以文稱天曰天文人曰人文堯曰文思舜
曰文明禹曰文命西伯曰文王周公曰文公仲尼之以道
自任也曰文王既没文不在茲乎皆言文而不及道則道
即文也觀夫揭日月運寒暑翳雲霓幹星漢組布綦列煥
乎有文覆冒磨盪庶物出焉則天之道可知矣載太華振
河海敷原隰固谿壑涵負崛音倨吻音物穆若有章發育蕃衍
庶物生焉則地之道可知矣家焉而生聚教育國焉而經
理安定耕鑿疆畛之有限宮室車服之有數貴賤親疎之
有敘爵祿上下之有分典則采物粲然有法庶事治焉則

人之道可知矣非是則三極之道莫得而見也則文即道也道非文不著文非道不生自有天地即有斯文所以爲道之用而經因之以立也故文之大端本於太極而經之法制成於聖人天之文本然而固有矣其推步曆象始於黃帝而成於堯於是乎履端舉正敬授人時而天之經立矣地之文亦本然而固有矣其荒度疏治始於后土而成於禹於是乎地平天成蒸民乃粒而地之經立矣人之文麗乎兩間畀賦蘊畜尤所固有也其裁成制作始於伏羲之畫卦見於唐虞之傳心備於周公之制禮成於仲尼之修經於是乎推本四象貫三爲一盡兼天地之文元亨利

貞乾有四德直方大利坤有四體仁義禮智性有四端易
書詩春秋而人有四經萬世有統萬物有紀萬事有制太
極之統體昭著而道之大用無窮是以仲尼氏沒大經與
天地並為至文疑為名教至於今而不可易也雖駁雜於
戰國火於秦黃老於漢佛於晉宋齊梁魏周隋唐而大儒
傑士相繼而出孟軻韓愈則浚源張本雄辨力抵廓清禦
侮接續正傳荀况董仲舒劉向揚雄王通則著書立言尊
王賤霸修仁明義表章儒學陳搏周敦頤邵雍程灝程頤
張載朱熹則根極致命盡性窮理比象衍數直造聖地孔
安國毛萇鄭玄何休王弼杜預范甯孔穎達則掇拾補綴

緯韋撥燼反復訓詁申明經旨司馬遷班固荀悅陳壽于
寶范曄沈約李延壽宋祁則罔羅遺文抽閱秘記藻飾言
動完具國典以爲信史樂毅張良賈誼汲黯蕭望之丙吉
魏相袁安楊震李固陳蕃孔融諸葛亮羊祜王導劉琨謝
安王猛高允房玄齡魏徵褚遂良狄人傑姚崇宋璟張九
齡顏真卿陸贄權德輿裴度李德裕王朴竇儼趙普王旦
寇準呂夷簡范仲淹韓琦文彥博富弼歐陽修司馬光則
挺特瑰偉神明博達剛大諒直閎肆尊顯佐王經世撥亂
反正以爲事業戰國之莊周屈原宋玉商鞅韓非李斯漢
之鄒陽枚臯東方朔司馬相如王褒劉歆張衡崔瑗蔡邕

魏之曹植王粲陳琳阮籍嵇康晉之張華左思潘岳陸機
孫綽袁宏陶潛南北之謝靈運顏延之任昉鮑昭江淹謝
眺溫子昇徐陵庾信薛道衡唐之陳子昂張說蘓頲李白
杜甫元結李華賈至楊炎常袞李翱皇甫湜劉禹錫柳宗
元白居易元稹牛僧儒皮日休杜牧陸龜蒙司空圖宋之
楊億王禹偁夏竦蘓洵曾鞏王安石蘓軾蘓轍呂惠卿李
清臣黃庭堅張耒秦觀晁無咎金源之韓昉蔡珪党世傑
趙溍王庭筠趙秉文李純甫雷淵麻九疇則鼓吹風雅鋪
張篇什藻飾綸綍列上書疏敷陳利害詰竟論議雕繪華
采瑤琢章句摛抉造化窮極筆力精覈義理照耀竹帛剗

刻金石撼搖天地陵轢河山剗切星斗推盪風雲震疊一世作爲文章皆有書有集有簡有策名家傳後於是大經之枝葉蔽蔭六合其稗萌孫根
■ 絡八表源委波瀾放乎四海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緒闡焉而不墜道德仁義大中至正之理皦焉而不昧男女夫婦父子君臣之倫截然而不亂禮樂刑政文物聲明之典粲然而不亡中國夷狄龐亂純一之俗判然而不雜彼異端邪說干時妨政喪心惑志者焉能行宵臆於其間哉故斯文之大成大經之垂世名教之立極仲尼之力也斯文之益大名教之不亡異端之不害衆賢之功也自源徂流以求斯文之本必自大

經始遡流求源以徵斯文之迹衆賢之書不可廢也嗚呼
近世以來夸毗者不務實學勸骸蕪穢纖艷浮侈枵然恣
肆以古爲野徼幸者干祿詭獲祇務速售破碎綴緝無復
統紀以正爲左穿鑿者窮奇索隱嗜新歆異臨深爲高自
以爲得以訓傳爲膚淺僞妄者談天說命立聖遺世動關
鬼神言涉造化以文章爲末技誕幻者朋扇異教剽飾虛
僞欺世罔利詭譎深阻以吾道爲土苴俾大經淪棄斯文
委地此原古之所以作也原古所以正今也於是斷自先
秦以及於今六經之本真子史之幾衡諸家之要刪衆賢
之傑作原於道德傳於義理合於典則可以爲法於後世

者則並錄之其所作則各附於其人其人則各附於其代
其敘則各以其代為先後其體則各附於其類以其皆本
於經故各附於經如原序論評辨說解問對難讀言語命
十有四類皆義理之文易之餘也故為易部國書詔赦冊

文哀謚冊告南郊昊制制策令教下記檄書疏表封事奏

奏議牋啟狀奏記彈章露布牒二十有三類皆辭命之文

書之餘也故為書部騷賦詩聯句樂府樂章歌行吟謠篇引

詞曲長句雜言律詩絕句十有五類皆篇什之文詩之餘也

故為詩部碑銘符命頌箴贊記紀傳志錄墓表墓銘墓碣

墓誌墳版墓版權厝志誌文壙銘殯志歸附誄述行狀哀

誌遷柩志蓋石文墓塋記墳記葬誌

辭雜文雜著二十類皆紀事之文春秋之餘也故為春秋部凡四部七十有二類若干篇若干卷部為統論類為序論目為斷論凡立說之異同命意之得失造道之淺深致理之醇疵遣辭之工拙用字之當否制作之規模祖述之宗趣機杼之疎密關鍵之開閤音韻之疾徐氣格之高下章句之聲病麤鑿鉅細遠近鄙雅皆為論次本之大經以求其原遂古無上之面目太極造始之樞紐鴻荒冲漠之兆朕渾淪灑渺之津涯死生終始之橐籥陰陽鬼神之情狀穹象厚垠之端倪倫類事物之條貫命性心跡之位置政典維綱之軌度治亂安危之運世山嶽邱陵根柢之所

繫江河湖海之所托雷霆風雨變化之所起蟲魚草木生
植之所因雲煙花鳥月露態度之所極金璧珠貝錦綺光
采之所發琴瑟鍾鼓磬管音節之所契天球河圖大玉琬
琰之秘藏布帛菽粟果菜水火之日用衆人之所未睹天
下之所共見搜抉振暴羅列而進盡在目前非特以正今
亦所以正昔庶幾先賢之用心不爲後世所誣仲尼之道
家至日見牛童馬走皆與斯文邪說無自而入大經業萬
世名教垂百王彼僞妄誕幻之徒不復敢以區區藝能視
之而忽蔑也或曰昔王通續經論者以爲僭而自聖子是
之作得無似之乎曰夫經不刊之典也易本三皇書本五

帝詩本三王春秋本五伯故皇帝王伯爲易之體虞夏商周爲書之體文武周召爲詩之體齊楚秦晉爲春秋之體前乎犧炎則不足徵後乎桓文則不足法數千百年離爲四經混然天成不可加損不相參涉而無間斷後世雖復有仲尼亦不能復爲也況王通乎當偏駁之極壞亂之餘而以私意效聖人贊易道續詩書修元經直以繼夫經自以爲仲尼復出是以爲之僭也今之所錄推廣聖經之餘裔以爲斯文之命脉爾古今文章皆經之所出萬言千論不能有以外而莫能及焉爲之群分類聚論定區別以稽其變益見經之大聖人不敢覬覦則尊經也夫豈僭乎哉

江淮荆湖南北等路宣撫使入宋國國信使翰林侍讀學士郝經序

太極演總敘

天下之理一隱一顯而已矣故其間有開閤之機總萃之體變動之用布散之迹焉其始焉皆自夫隱而出也其終也皆自夫顯而反也於是天下之理無滯無弊道之大用全體旁行而不流確乎其不可拔而不易而易行乎其間妙萬物而為神翕然而藏天地萬物無不隱闢焉而生天地萬物無不顯一翕一闢一生一藏一隱一顯所以為道所以為易所以為神天地萬物至今而不窮至今而冥冥

也至今而昭昭也是以聖人作易推其隱者而為曠為密
為幽為深為幾為微窮原築底而無上反而為顯於是為
太極推其顯者而為圖為畫為卦為爻為象為數為辭為
說亦窮原築底而無上復反而為隱而止於太極故易之
為書本末一隱顯太極則其開闔之機也總萃之體也變
動之用也布散之迹也故道易神之蘊奧皆具於太極而
伏犧發之伏犧之圖文王之卦周公之爻孔子之象皆自
太極推出而孔子獨為言之故易有太極而太極易之本
也學易者必先求其本本得而易道可求矣攝綱者必提
其綱衣裳者必挈其領入室者必由其戶也由孔子而來

言易者衆矣開卷而便及乾坤直造犧文莫不忽恍茫漠以爲高深幽遠至簡至易者而以爲至煩至難夫易成於四聖人之手莫不先後相因伏犧演河圖文王演伏犧周公演文王孔子演三聖後世之言易也則在夫孔子之後矣故當由孔子之易以求三聖之易自流祖源由末及本也孔子之易其象象文言說卦序卦雜卦皆所以承三聖人擴而充之也其繫辭上下探索犧文之前包舉萬世之業其抉示道本挈舉易紐轉幹神機推出兩儀四象造起天地萬物則在夫易有太極之一言固當即此以爲學也知孔子之易則知三聖之易矣嘗聞之師讀易者當先讀

繫辭其次說卦序卦雜卦其次讀乾坤二卦既精且熟然後讀屯蒙諸卦此學易之序也蓋意言象數之本皆在於是矣故取太極一章以爲學易之標準類繫辭文言說卦象象之名義探諸太極之前而演其隱微諸太極之後而演其顯問津洙泗以及河洛遍參諸儒庶幾數年之後可以學易觀道易神之髣髴不失吾身之極焉故取道易神等二十三條爲一類合爲一圖以示其序而各爲之說謂爲易道蘊極演諸太極之前者也其次取太極等六條爲一類合爲一圖以示其序而各爲之說謂爲易有太極所以演太極也其次取易書詩春秋論語大學中庸孟子名

義人與皇極等凡二十四條為一類合為一圖以示其序而各為之說謂為人道建極合隱顯而立極成易也其次分易為四為伏犧易文王易周公易孔子易合為四聖易圖以示其序而各為之說為之圖演太極之後所以成易者也其次為孔門言易諸儒擬易傳註疏釋等類以為易之支流餘裔見太極為易之用極盡而無極神而明之存乎其入焉爾矣凡十類六十篇總謂之太極演云年月日陵川郝經書於儀真新館

周易外傳序

孔子承三聖之易為之作傳凡道德之要性命之理幽明

之故死生之說天地人物之在夫意言象數之間者莫不
充周表著推致其極易於是乎集大成聖人大經大法之
原而不可加損焉蓋數聖人之制作孔子復以聖述聖故
也後之人德未至於聖欲以一己之見求夫數大人之意
雖弊精極神不免於猜揣料量之私不能造夫真是或有
見焉而不能純備斷然自作則違戾遠甚是以紛紛藉藉
至於今而不已也夫易聖人所以用道之書也伏犧氏按
圖書卦以述道造書契以開斯文之統歷數千百年至於
黃帝堯舜氏而法制始備又歷夏商千有餘年而文王受
命作周重伏犧氏之卦繫之辭而命之為易聖子周公心

傳口授分其文而繫之辭以斷其吉凶復六百有餘年而孔子出焉晚年讀易而韋編三絕以求三聖之意於是退而修經推皇帝王伯之世而本乎伏犧終於五霸列爲四經而爲易作傳尊之爲經以冠夫詩書春秋使天下萬世共用一道舉畫前之固有重後之逆數造無窮之形器壞無窮之形器而一易之用不可勝窮矣則伏犧氏述道文王述伏犧周公述文王孔子述三聖世代相去若此其甚遠也聖人之作若此其鮮也以聖述聖若此其恭也至孔子而僅爲成書猶以爲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則易之大不能一聖人當一世而

爲之必數聖人數十百世而僅成以孔子之聖不敢自作
曲爲之述而猶以爲未旣盡而懼或有過後之人乃欲以
一己之私述數千載之德業四聖人之能事又輒自作
爲不亦難矣哉且自孔子沒曾子子思孟子得其傳而著
之書雖皆易道而不及易中一言繼而火於秦雖幸而以
卜筮之故易之書獨存天下之人祇以卜筮視之而其道
不明也漢興言易自田何本其所自謂孔子授之商瞿子
木而授受及何何爲傳數篇而不傳自是學各專門原遠
而末益分矣揚雄之學最爲深到準易作玄而不述易道
東觀學者雖盛而祇爲傳註之學亦各專門自私而明夫

易道者亦鮮魏正始間王弼以二漢之學為之註唐世以
為至當而孔穎達為之疏學者至今宗之殆也專門之學
也寥寥千載竟無聖人而述聖人家異傳人異義易道不
可復聞矣故王通謂九師興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散
惡其私而專專而分分而異卒使聖人之意不可得而見
也宋興大儒輩出莫不以闡明易道為已任於是華山陳
搏肇開宗統而濂溪周敦頤西都邵雍遠探羲文周孔之
業推演意言象數之本至侍講程頤大變傳註為易作傳
直造先秦布武聖門其諸師友更唱迭和易道幾明今
百有餘年矣學者復各擅其師傳立論馳說求新角奇誕

夸而自聖言義理者不及象數象數者不及義理又徃徃
雜入偏駁小數異端曲學周邵程氏之學復昧沒而不明
其誚王弼蔑正義厚誣妄訾悖理傷道者不可勝紀又甚
於專門之弊矣反復壞爛遂至此極世代如是之遠聖人
不作如是之久蠹食穿鑿如是之衆且多也又豈一人之
專見臆戾所能蔽之哉則聖人之意終不可得而見矣竊
嘗以爲後世雖無大聖人兼綜諸聖以述夫聖如孔子之
集大成苟不以一人自私曲學自蔽專門自聖削去畦町
沒夷滋蔓排斥一我開示公道合漢魏唐宋諸儒之學順
考其徃逆徵其來積數千百年之學問數十百人之能事

契其所見會其所得合天下以一心通天下以一理貫古
今以一易聖一而後世百之聖十而後世千之溯流求原
問津以濟乎道則亦庶乎其可也故不自揆嘗欲論次孔
子以來述易而有合於聖人者纂為一書而未能也中統
元年詔經持節使宋宋人館於儀真留而不遣五六年間
頗得肆意經傳及被刼殺出居別室益曠寂無事乃據所
有書及故所記憶者自孔子以來迄於今凡訓詁論說諸
所註釋覈其至精去其重複義理象數兼采並載巨細不
遺不徵其人惟是是與各以世代第其先後凡諸經傳子
史百氏易之自出而不謬聖人必當關涉引用者亦各依

世次編入其流入老佛異端曲說非聖人意者則盡刊黜夫漢魏傳註之學則至於魏王氏唐宋論議之學則至於宋程氏故備錄二氏以爲諸家折衷經有所見聞者則彌縫其闕而要終之且徵之歷代之得失以爲易之事業窮源極委致諸道易神之本然以爲一經之綱領疑而不可固必者則存而弗論以俟能者積成八十卷旁搜遠蹈創圖立說爲太極演二十卷申明列聖及諸儒餘意共爲一百卷易之成俶落周世謂之周易近世或單稱易及大易等以爲題而不言周有未當言者故仍稱周易孔子爲經作傳旣謂之傳矣後之人復爲傳註則皆傳外之傳也故

曰爲外傳且示不敢自同於聖人之作也然亦未敢自爲成書後來繼今或別有所得當復增入云九年春正月立春日郝經序

續後漢書序

漢建安末曹氏廢漢自立稱魏孫氏據江左僭號稱吳昭烈以宗子繼漢卽位於蜀討賊恢復卒莫能相一而折入於晉晉平陽侯相陳壽故漢吏也漢亡仕晉作三國志以曹氏繼漢而不與昭烈稱之曰蜀鄙爲偏霸僭僞於是統體不正大義不明紊其綱維故稱號論議皆失其正哀帝時滎陽太守習鑿齒著漢晉春秋謂三國蜀以宗室爲正

魏雖受漢禪晉尙爲篡逆蜀平而漢始亡上疏請越魏繼漢以正統體不用宋元嘉中文帝詔中書侍郎裴松之采三國異同凡數十家以註壽書補其闕漏辨其舛錯績力雖勤而亦不能更正統體歷南北隋唐五季七百有餘歲列諸三史之後不復議爲也宋丞相司馬光作通鑑始更蜀曰漢仍以魏紀事而昭烈爲僭僞至晦菴先生朱熹爲通鑑作綱目黜魏而以昭烈章武之元繼漢統體始正矣然而本史正文猶用壽書經嘗聞縉紳先生餘論謂壽書必當改作竊有志焉及先人臨終復有遺命斷欲爲之事梗不能中統元年詔經持節使宋告登寶位通好弭兵宋

人館留儀真不令進退束臂抱節無所營為乃破藁發凡起漢終晉立限斷條日以更壽書乃作表記傳錄諸序議贊十二年夏五月令伴使西珪借書於兩淮制使印應雷得二漢三國晉書遂作正史以裴註之異同通鑑之去取綱目之義例參較刊定歸於詳實以昭烈纂承漢統魏吳為僭偽十三年冬十月書成年表一卷帝紀二卷列傳七十九卷錄八卷共九十卷別為一百三十卷號曰續後漢書奮昭烈之幽光揭孔明之盛心祛曹丕之鬼蜮破懿昭之城府明道術闢異端辨姦邪表風節甄義烈核正僞曲折隱奧傳之義理徵之典則而原於道德推本六經之初

苴補三史之後千載之蔽一旦廓然矣古之為書大抵聖
賢道否發憤而作屈平離騷馬遷史記皆是也然皆瞠昧
一時流光百世故韓愈謂以彼較此孰得孰失今拘幽之
極而集是蓋亦失中之得古人之志也嗚呼安得復於先
君而告卒事乎十有五日庚子具位陵川郝經序

玉衡真觀序

人並天地為三極其為道則一凡義理象數皆所固有學
必周知然後為至已是以聖人仰觀俯察範圍曲成推步
占候以為大法著之詩書六藝謂夫人而所當知也故自
天子至於列國各有官守以世其業其法家至日見猶夫

土田疆理州閭井邑人能道之於是一世之人莫不知天
祇畏奉事恐懼修省通三極為一敬貫萬變為一誠天命
不違人心人事合於天道天與人一純而無間所以為二
帝三王之世也及周之衰如蠓螋巷伯大東定之方中漸
漸之石等作皆細民宦寺役徒之辭亦能言天以為風其
列國名卿賢大夫于變異之際道其所以然■君而迪畏
乎天如裨竈梓慎萇弘晏嬰徃徃有之仲尼之門顏閔而
下七十子三千之徒問學之際一不及曾子子思孟子著
書難疑答問而亦弗及皆知其法以為常事置而弗論文
武之道在人而先王之澤未斬也至戰國縱橫異端並起

道扈術雜莫不以人勝天天人始二視天夢夢于已無與
放辟邪侈無所顧忌怪異疊出不知警懼益殺人以逞卒
皆大亂亡滅其遺書古法或有知者如子常唐昧尹臯甘
公石申呂不韋各端門名家無復大聖大賢之能事一世
之通學為陰陽數術之流矣然賴數子傳其緒業漢興學
者得以尋繹于是張蒼司馬談及子遷鄧平唐都落下閎
董仲舒劉向揚雄班固馬續張衡鄭玄劉洪譙周皆著書
推行而翼奉李尋谷永蘇竟郎顛襄楷蔡邕于昏君亂朝
橫身論列歷之以天懼之以禍使聞者奪氣流汗謂之天
諫大有功于漢室于是四百年間復知畏天有三代之風

焉南北七代其太史多能占測以言休咎儒者則猶有崔
浩高允漢氏之遺烈也隋唐以來學者以為異端音道而耻言之其星翁曆史列于有司備員而已復設私習天
文之禁使天子至于庶民皆戴天而不知所以為天至有
謂天變不足畏者于是三代二漢之學絕矣經自知讀書
卽嗜天官學常欲纂古遺法以合天人求其所以然畏法
律禁忌而不敢為今上卽位之元年詔經持節使宋告登
寶位通好弭兵宋人館留儀真積年不遣曠寂無聊乃改
修陳承祚三國志至為八錄推本六經三傳諸子史自漢
魏晉隋唐諸天官書志及所齋宋金源氏與本朝燕都臺

司秘書為曆象錄具述歷代星曆傳之以理既成書狀官
苟宗道為之音註請別為一書乃更論次復加損益益之
以圖象細行曆變異事應等類凡十二卷名曰玉衡真觀
天地之道真觀者在璿璣玉衡所以觀之也拘幽之中仰
視片天十餘年間凡天地日星之變徵之于書若合符節
嗚呼安得弛習天之禁以是進讀于人君傳之學者使天
下後世復盡知畏天哉中統十四年癸酉六月十五日丙
申具位陵川郝經序

變異事應序

孔子作春秋書日食地震星變議而不辨故不言其事應

至左氏作傳始具載占侯之辭與其事應于是史記漢書
歷代諸志皆宗其法事與變符而象占有徵矣夫人之善
惡兆乎思慮必動乎四體而其憂喜必徵于聲色見于氣
貌蘊于內則必發于外而不能掩况事變之大者乎將有
大故陰幾沉潛而鬼神已知其氣焰朕兆必見于天不能
恐懼修省以圖消弭則事必效而無及矣嚴哉懍懍乎天
人之際甚可畏也君子所以懲忿窒慾慎獨而戒于屋漏
絕惡于未萌弭變于幾先也邵康節曰思慮未發鬼神莫
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思慮之先藏密之地閑邪存誠可
不務乎故修省於無變之時者上也遭變而修省者次也

事變尋至而不悟者刑戮之民也紀變異徵事應布列簡
牘以詔以告其扶助道教至班固漢志曰古歷五星之推
亡逆行者至甘氏石氏經以熒惑太白為有逆行夫曆者
正行也古者天下太平五星循度亡有逆順日不食朔月
不食望自周室衰亂臣賊子師旅數起刑罰失中雖其亡
亂臣賊子師旅之變內臣猶不治四夷猶不服兵革猶不
寢刑罰猶不錯故二星與月為之失度三變常見及有亂
臣賊子伏屍流血之兵大變乃出甘石氏見其常然因以
為紀皆非正行也劉向亦言日月食及五星逆行非太平
之常自周以來人事亂故天文應之遂變耳是殆不然夫

有人事卽有天變雖聖王在位極治之世不免於疾病憂戚死喪誅罰更革廢置予奪征討而天地日星亦不無崩震鳴裂薄食移徙飛流逆順伏見犯守第治世鮮而小亂世多而大耳以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治亦有征伐戰鬪流放誅殛拘幽誣誚叛逆崩殂之事其九年之水七年之旱桑穀共生大風拔木等亦書于策豈天地無變二星不逆行乎且仰觀俯察推測占稽皆聖賢之能事其書之必備第以秦人焚滅典籍二帝三王之簡策暨西周之行事皆沒而不得聞故其變于事不可徵也賴孔子作春秋左氏爲春秋作內外傳東都以來纔見一二變應可得

而述固向據之遂為周衰日月始食五星始逆行甘石所
紀非正豈通識哉今據春秋左氏傳國語託始於周幽王
據史記二漢書三國志晉書終於晉恭帝宋高祖之篡上
記其變下列其事各別為章凡一千一百六十九年君臣
父子之間中國夷狄之際兵戎之起誅殺之行崩薨之象
篡弑之端僭叛之由割裂之勢專擅之故亂亡之本自王
而霸自霸而雜自雜而夷兆變於上應之於下者亦已備
極姑為占候之案其占法已各具經星緯曜諸星氣本宮
下故皆略而不書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三十

序

送常山劉道濟序

歲癸卯秋八月道濟兄南歸經為之言曰道之不行也非謂佛老小人之相害也由君子之自不行耳道之不競也非止謂君子之不自行也由反倡佛老小人之為禍耳蟲生於木而蠹其木則木萎而蟲死焉有挫其本而能振其末者哉已為之已得之已不為之已何得哉苟君子能審其道而篤行之佛老小人雖盛也殆將何所至乎苟不能也不反倡之而為禍以俟天之定猶可也可倡之而為禍

拂天理而絕吾道乎則彼將肆行而莫敢誰何也昔也自
必犧至于舜道傳而天天傳而人而人自道矣自湯至于
文王人傳而天天傳而道而人亦道矣自周公至于孔子
道傳而書書傳而人而人猶道矣孔氏而下人失其道孟
軻猶能道其道天其天人其人書其書使人不入于楊墨
而為非類矣後雖佛老更興異端並作楊王韓歐之徒衡
而爭之猶能扼其吭而斷其舌使人知有此道矣今之君
子非不能爭之又特倡之倡佛老而為禍虛無寂滅乃曰
此可以致精微而保吾生也鼓小人而回天衷蠹賊生靈
為鬼而為蜮乃曰此可以致富貴而充吾欲也侮聖人非

聖言繪句雕章謠東風而咏楊柳乃曰此可以大吾聲名而廣吾業也故其身愈張而心愈亡欲日彌而道日微此道之所以不行也於戲吾道也天道也地道也人道也夫如是將壞天地而絕人類歟誠欲壞天地而絕人類則吾徒何生也天既使吾徒生則道之將行也歟

唐宋近體詩選序

事有至大物有至多者萬言之文不足以盡其理詩四句何以畢之所謂至簡而至精粹者也故必平帖精當切至清新理不晦而語不滯庶幾其至矣五言難於七言四句難於八句何者言愈簡而義愈精也譬如觀山諸山掩映

中有奇峯一二則諸山皆美矣若一二奇峯平地而立便有峭拔秀潤氣非樓石劒門少華則不能此絕句全篇詩人所尤重也今集唐宋諸賢絕句全篇之可為矜式者與夫傑辭麗句之可以警動精神者條例而次第之為訂愚發蒙之具雖末學亦窮理之一事也學者其無忽歲甲辰八月二十五日陵川郝經題

再送常山劉道濟序

中國之勢不振正大之道不明禮樂之治不興天地一元之氣湮淪茫昧杳然廓然者豈無所自而然乎必有以也世無昌揭之士故亦無明盛之功而庸鄙樸樾乘漏抵鐻

私小惠立小道術規規之文信淺淺之議擅子子之學以
愚吾民以誤天下以基禍亂而自謂經綸大手古莫我若
舉世而不能辨比行而不能改此故之以也是以如是其
危且亂久且遠而莫之或止矣噫其猶是而遂陷吾民為
禽犢乎抑亦將遂崩陵而浸以勦絕乎其亦鬱之久悖之
極亂之至將大有以昭晰也否之上九曰先否後喜剝之
上九曰君子得輿小人剝廬蓋為否極而必泰亂極而必
治也今而危亂既極矣天亦將與明盛之功也欲與明盛
之功則所謂庸鄙樸樾者必大殄也而儲靈孕秀必芬芬
郁郁巍巍昂昂而降昌揭之士也必學崇高廣大有用之

學必恢宏遠博達有為之器必施聰明睿知神武不殺之材而使敝者振闡者明廢者興除百世之害富百世之用享百世之譽任百世之責奮乎百世之上俾百世之下必仰之如日星重之如山嶽矣豈堂堂天地幹制萬化欲與明盛之功而寂寥索莫乃無此人哉必有之矣其興於此時也余亦必得而見之矣由是則余輩之所以誦書學道修身立志者乃有所試也天期不愆屬運而會則結余髮斂余衽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其無空老矣天而不欲已亂也則之人也之功也與余輩之所學及余輩之所期者庸可冀乎其斃而已也必矣若道濟者其誼高學之正器之

遠以大又非余輩之可企也所謂昌搨之士也其興明盛之功也必矣於其行序而勉之十有一月五日也

送太原史子桓序

霜風呼沙陰霾悅天拉苴而號枯昏曠驚虺虺道殣裂膚而羸卒隨指者相望也宜乎堦戶寧處以充天地之閉塞贊玄冥之化育史夫子胡爲來哉其有驛傳之急而郵檄之遽歟則宜有貂貉之重狐續之温而夫子累乎其單也其有貴俠之游校獵之樂而衝風冒寒而出也歟則宜夫腰金而曼轡鳴弦而挾矢而夫子冰髯局脊扶蹇而癯也其欲徒步千里扣閶闔而振長策乎其欲搖吻於諸侯

之上奔歷於權勢之路締從連衡合鬪而弭兵乎其為龍
斷之利而戰寒暑於道路乎其欲苟富貴務僥倖而以驕
妻妾恣嗜欲乎是數者皆世人之所奔競知愚之所共趣
■外寒暑而必為者也夫子寧有於是乎夫子之操之志
以父之故而越險阻犯霜雪跋涉山川餓體凍膚而不顧
箝口槁腸而不恤窮天地之所覆載際日月之所照臨汲
汲遑遑斃而後已庶乎其一遇也嗚呼篤孝哉史夫子乎
犯霜雪之志則亦古人寢冰之志也唯天福善應誠其亦
必有遇也已觀夫霜雪之塗冒寒而往來者或以勢或以
利或以智出於一塗而志趣之異也如此則夫觀路人者

不宜一以路人觀之也丁未冬太原史子桓索父不獲過
保下適燕都書此以贈

送漢上趙先生序

窮先生者此行也達先生者亦此行也漢淮亡纍俘北首
件異俗而荏異聲茹腥衣毳而不獲安土敦化振書閭闔
矢謨廊廟致君乎三五赫耀文明之光賁冒草木樹正大
之業宏徽衍之號則此行也窮先生者也雖然窮乎此而
達乎彼果窮也耶先生嘗蹈夫常矣而未蹈乎變也嘗行
夫一國矣而未行乎天下也天其或者欲由常以達變由
一國以達天下歟昔之所覩者江漢荆衡而已今也仰嵩

高瞻太華涉大河之驚流視中原之雄浸太行恒碣脊橫
天下昔之所遊者荆吳閩越而已今也歷汴洛睨關陝越
晉衛觀華夏之故墟覩山川之形勢見唐虞三代建邦立
極之制齊魯聖人禮義之風接恒岱之曠直激燕趙之雄
勁昔之所學者富一身而已今也傳正脉於異俗行正學
於異域指吾民心術之迂開吾民耳目之蔽削蕪漫斷邪
枉破昏塞俾六經之義聖人之道煥如日星沛如河海巍
如泰華充溢旁魄大放于北方如是則先生之道非窮也
達也士居中守正執德不回明通人物密格鬼神而大參
天地恒達而不窮素患難達于患難素夷狄達於夷狄時

有時而窮事有時而窮理則達矣噫仲尼窮于行而達于
聖孟軻窮于行而達于賢史遷窮于行而達于史杜甫窮
于行而達于詩韓愈窮于行而達于文果窮也邪此行也
人視先生以為大窮經則以為大達先生可縱軌揚轡沛
胷中之浩浩驚通達之坦坦勁行而無慮矣鄙辭滋蔓不
足以為贖姑以為繞朝之鞭

送鄉先生宋君還燕序

觀君子之所養不于常于其變變于外而不變于內者養
焉者也變于外而內亦變焉者無所養者也天命我以德
執之不回守之不易養之無害而已矣我何加損焉又何

榮落得喪之足變於其間哉故君子無變非無變也變在物而不在我也大浸稽天而我不溺燬火灰山而我不熱疾雷破柱而我不動彼則變矣奚事於我哉此君子之所以有所養而無所變也觀所養則觀所變而已矣小有所得侈焉爾小有有失蹙焉爾區區於銖兩汲汲於毫末俵焉如備者則其所養可知已鄉先生宋君經自垂髫識於保下而氣若是言若是行與文若是已而北歸紛拂而不救窘散而不支厄遷顛躓而不振殆一紀焉戊申秋復一拜于保下而氣若是言若是行與文若是不少變焉由此觀之先生之所養亦可知已於其還也而爲之序以識先

生之養與余觀變之所得云

送王之才南遊序

君子之動無苟焉爾矣動為一身則有一身之義也動為一家則有一家之義也動為天下則有天下之義也內焉而有所定外焉而有所止動而必中中而必可法於時人召於來世而必無所苟焉如是可動矣故伊尹一動而成殷太公一動而興周子房一動而起漢孔明一動而王蜀不然則食蔬而衣敝處僻而居陋安時而守順存心而養性不動而可也彼躍馬揮鞭橫金匝玉被貂厭毳不避燥溼寒暑弊弊焉跌蕩唐突於浩浩之塗者謂之為身動也

則心溺而形枯奔蕩蹶趨不能固筋骸之束矣謂之為家
動也則尊卑倒置䟽戚逆處父子無以親夫婦無以別長
幼無以序矣謂之為天下動也則治亂安危之道戡定寧
一之理彼惡足以知之不過夫苟富貴役趨走奔競夫勢
利之間耳是以目途中觀道左未嘗不為三嘆也友弟之
才積精蘊志儲秀孕靈靜而養之有日矣而未見夫動也
諺有之三年不蜚蜚將衝天三年不鳴鳴將驚人今膏車
秣馬將有所動也果為一身歟為一家歟而為天下歟必
一夫此以正大之學著高明之業振起衰俗使天下知余
後學之有人矣而不一夫趨走富貴奔競勢利也余方恬

處靜以自存吾子其着鞭前路不失其馳而後有祈慕者
矣

括囊圖說序

人肖天地以生者也故有心中之天地有掌中之天地有
書中之天地蓋天地之理在人心而其文在指掌其象其
畫則在乎書是三者人之固有而所當知者也而俯仰之
間舉世而漫不加省與草木共朽而不悟可乎哉夫知天
之所以然則知日月星辰之所以然知地之所以然則知
山河草木之所以然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又舉世之漫
不加省與草木共朽而不悟者夫知其然者知其法也見

其象也形而下者也知其所以然者知其理也見其心也形而上者也故邵子曰今之學者知曆法而不知曆理能布算者落下閔也能推步者甘公也二人者知其法而不知其理者也唯揚子雲知曆法又知曆理故自三代而下以理合數知所以然者揚子雲一人而已子雲而下以理制形知所以然張平子一人而已天之高星辰之遠宜乎無有能知者之人也而知之是根於人心之固有而所當知者也嗚呼仰而觀俯而察天地自若豈難知哉顧第弗學爾少陵杜君叔通博綜問學精于曆數有太史公家傳之秘懼學者之以爲難知而弗學也欲人之即法而知理

也於是分裂天地運行日月森羅星辰鳩為一書曰天地
括囊圖說使人開卷即悟灼然心見上章闡茂之冬與經
會于保下命題其端經方憤憤罔無聞知俯仰之間漫不
加省敢妄為滋蔓乎雖然契義之重有不克讓者故泆贅
而書之十月一日既生魄陵川郝經題

送柴梓材序

歲庚戌冬十有二月柴君梓材來先余於王內翰座識其
兄賢之而交未定也及梓材來氣爽而色潤容裕而禮下
與之年年甚富與之語語甚和而節也乃嘆曰不有其中
外其如是乎是必縉紳先生淵源之涵育賢父兄朝夕之

訓誨不移于流俗而有守于中者也將告歸爲之言曰今而天地自若也山川草木亦自若也何獨至于人而有變也哉人之性自若也其氣其形亦自若也何獨至于今而有變也哉學校之不興流俗之所移留而不反仆而不振潰亂而不救顛覆而不支疾日彌留無有爲藥而起之者卒至於元氣死而人道喪也雖然苟不顧流俗挺然特立誦書以益其智寡欲以全其仁力行以振其勇明王興而道行矣則可以革弊俗去弊政直漏補罅張皇仁義致君乎三五躋民于壽樂揆鴻譽于無窮建碩業于不朽明王不興而道不行也則耕于荒閑之野釣于寂寞之濱抱明

月而長歌吸孤風而高蹈亦可以養天倪而樂天命豈流俗之足移也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夫若是是無文王而興者也真豪傑之士也嗚呼彼徇流俗合汙世黃金橫帶馳騫于天下者自以為豪傑也由是觀之果真豪傑也哉今昆仲既志於道卓然樹立終不為流俗所移則古之豪傑之士何遠之有於其行書以贈之

送道士申正之序

天地有剛大挺特之氣隨物而賦用宛轉旁薄豐湧曼羨囊括六合之外充塞六合之內明白輝光引而上也則為

日星巍業峻極萃而下也則為山嶽溶而流則江河鬱而
茂則草木翼焉飛雲蹄焉走陸則鳥獸也皆是氣之用也
其在於人則精淑純備溥博淵深剛而不撓大而不局挺
特而不流卓犖而不倚紐而不睽結而不離宜夫養之而
不害振之而不挫擴而充之而不弊淪而䟽之而不滯以
盡其用也而乃冒沒而使之不明委靡而使之不立狹其
大而自小削其剛而自弱裁大冠檐大裾駟風雲偶月露
執筆綴辭而已未聞有以剛大之氣正大之學振末俗而
障頽波者一有長材偉人出於其間則蝟起而疾視譁而
攻之默而竄之必使之顛踣壞亂而后已悲夫剛大挺特

之氣不能自用而卒自弊道之所以不明士氣之所以昧
沒而不振也辛亥春鄉叔申君正之馳驛至自燕余見其
羽衣雲集環列拱捧曄乎其光鬱乎其氣退而嘆曰盛矣
哉是其所以主盟其道而大行於世歟能全其氣而用之
者也衆一而氣集氣集而用大故離者可合而弱者可彊
是以犯霜雪歷夷險而不阻振聲名宏教化而不侈去琳
宮度沙磧吟笑自若御使車奉王命恬然自得宜其光事
三師卓然樹立而不私屹若扶持而不墜也嗚呼彼方自
振如此吾徒自弊如此可若何正月六日陵川郝經序

儒行序

世之所謂儒者文章而已矣父師以之垂訓學者以之爲
務有司以之進退多士是以翕然相尚炳然相輝而儒之
爲儒不復古矣蓋文章者儒之末而德行者儒之本也務
其本而末自從有諸內則必形諸外韓之所謂根之茂者
其實盛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則謂之
儒者可工於文章而已矣乎文章工矣行如之何秦君道
隆志乎古者也欲學之知所先務乃取儒行一篇并其傳
注鈔木而版行之庶幾天下不獨以文章爲儒以德行者
爲儒也人之去浮華植本根革澆訛尙忠信雍雍皞皞復
古之治其張本於茲乎歲辛亥夏五月甲戌陵川郝經序

宋本刪注刑統賦序之甚表而文與余無涉亦不請其

宋真尙書德秀云金國有天下典章法度文物聲名在元
魏右經嘗以是爲不刊之論蓋金有天下席遼宋之盛用
夏夔夷擁八州而征南海威旣外振政亦內修立國安強
徙都定鼎至大定間南北盟誓旣定好聘往來甲兵不試
四鄙不警天下晏然大禮盛典於是具舉泰和中律書始
成凡在官者一以新法從事國無弊政亦無冤民粲粲一
代之典與唐漢比隆詎元魏高齊之得廁其列也是時太
原李祐之精專新律試吏者皆出其門臺省寺監藩邸郡
國名卿能吏郁然炳然癸丑春其外孫劉君敬之出祐之

刪注刑統賦一篇精約博綜首尾原委有宗有趣酌人情而歸之中不峭刻不慘激本之仁恕真蒞政之銓衡也熟之復之然後知真尙書之言尤信國家今地過于金而民物繁夥龍飛鳳舞殆四十年改正朔易服色修制度之事謙讓未遑雖然必欲致治創法立制其先務也昔漢高帝百戰之餘食未下噎而命蕭何造律令張蒼定章程韓信申軍法叔孫通制禮儀陸賈著新書史臣以爲日不暇給而規模宏遠今有漢氏之地而加廣有漢氏之民而加多豈不爲金源氏拓跋氏之治乎創法立制此其時矣發源張本必自是賦始敬之甚秀而文與余游者有年請題其

端余謂之曰文中子居家不暫舍周禮門人問焉曰先師
以王道極是也如有用我則執此以往通也宗周之介子
敢忘其禮乎敬之其執此以往豈不為李氏之介孫乎年
月日郝經序

朱文公詩傳序

古之為詩也誦歌絃舞斷章為賦而已矣傳其義者則口
授傳注之學未有也秦焚詩書以愚黔首三代之學幾於
墜沒漢興諸儒掇拾灰燼墾荒闢原續六經之絕緒於是
傳注之學興焉秦焚詩書尤重故傳之者鮮書則僅有濟
南伏生詩之所見所聞所傳聞者頗為加多有齊魯毛韓

四家而已而源遠末分師異學異更相矛盾如關雎一篇
齊魯韓氏以爲康王政衰之詩毛氏則謂后妃之德風之
始蓋毛氏之學規模正大有三代儒者之風非三家所及
也卒之三家之說不行毛詩之詁訓傳獨行於世惜其濶
畧簡古不竟其說使後人得以紛更之也故滋蔓於鄭氏
之箋雖則云勤而義猶未備總萃於孔氏之疏雖則云備
而理猶未明嗚呼詩者聖人所以泰天下之書也其義大
矣性情之正義理之萃已發之中中節之和也文武周召
之遺烈治亂之本原王政之大綱中聲之所止也天人相
與之際物欲相錯之間欣應翕合純而無間先王以之審

情僞在治忽事鬼神贊化育奠天位而全天德者也觀民
設教閑邪存誠聖之功也所過者化所存者神聖之用也
正適于變變適于正易之象也美而稱誦刺而譏貶春秋
之義也故詩之爲義根於天道著於人心膏於肌膚藏於
骨髓厯澤渥浸浹於萬世雖火於秦而在人心者未嘗火
之也顧豈崎嶇訓辭鳥獸蟲魚草木之名拘拘屑屑而得
盡之哉而有司設規父師垂訓莫敢誰何以及于宋歐陽
子始爲圖說出二氏之區域蘓氏王氏父子繼踵馳說河
南程氏橫渠張氏西都邵氏遠探力窮而張皇之逮夫東
萊呂伯恭父集諸家之說爲讀詩記未成而卒時晦菴先

生方收伊洛之橫瀾折聖學而歸衷集傳注之大成乃爲
詩作傳近出已意遠規漢唐復風雅之正端刺美之本
訓詁之弊定章句音韻之短長差舛辨大小序之重復而
三百篇之微意思無邪一言煥乎白日之正中也其自序
則自孔孟及宋諸公格言具載之毛鄭以下不論其旨微
矣是書行於江漢之間久矣而北方之學者未之聞也大
行臺尙書田侯得善本命工板行以傳永久書走保下屬
經爲序經喜於文公之傳之行與學者之幸且嘉侯用心
之仁故推本論著以冠諸端

率義會序

古者井天下之田制鄉飲之禮俾從居綦布守望相助患
難相救疾病相扶持起揖讓於閭閻生友義於里巷使之
睦婣任恤豈弟和侃鑠其倔强悖誕兇悍不馴之氣銷天
下之爭端而莫肯爲亂後世先王之禮廢而人道解散無
情義以維其心骨肉睽爲仇讎肝膽濶爲楚越於是戍卒
役徒黥髡盜販敢爲亂首厲階而天下被其禍嗚呼聖人
制禮之義其於維世不亦深矣乎順天當燕趙之衝自昔
號多豪傑兵亂以來三十餘年生聚教育將復治平之舊
俊茂輩出徃徃露頭角以氣相許而合爲君子之朋一日
相率過余曰我輩十餘人欲以古井田鄉飲之義歲時群

聚凡吉凶賓嘉相侑而不相悖不尚華靡不為驕奢義則相勉而過則相告其有不如約者則會義而合攻是可行乎余應之曰是相率而為義者其誰曰不可乃名之曰率義會而為之敘其意又為之載其載書曰凡我同盟以義相合毋以利睽過則面質毋退後言險阻艱厄共為引手始終一心以崇大義各啟惻隱無或有慝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絀其祿無以遠到

心菴先生陰符經集解序

大庭軒轅降及叔世道書穰壘徃徃備言曲論如數山石如觀海波故大者至數十萬言小者亦不下數千言至于

陰符獨三百餘言而已於是歷爲究竟意然後知至言必
簡聖人之意有所蘄也夫道幾而已矣非幾無以見也天
地幾而已矣非幾無以用也故幾之所在不可周測通圓
而神惟妙是用潛於動靜之理發於翕闢之氣見於消長
之象伏於存亡之形造起萬變樞泄運化使天地萬物由
之而不窮而天下莫能知莫能窮遂爲天下之至微陰符
一書聖人所以發其幾據其微示人知而藏之密者也端
緒則見引而不發天地萬物之幾在我沉沉默默如執左
契如持權衡無往而不合無往而不中無往而不應無往
而不時其體則靜其用則無窮雖三百言而天下之理無

不備故言道術者得之則可以窮神知化握道之要言治
體者得之則可以致君堯舜隆平天下志士得之則可以
籠罩宇宙揮斥風雲處士得之則可以藏舟于壑遯世無
悶養生者得之則可以精神健羨騎氣御風數家得之則
可以奇隅變化逆知來物兵家得之則可戡定禍亂從橫
無窮萃而合之則一言散而推之則萬變其支流餘裔各
底於成有不可勝言者嗚呼禍莫大於發人之幾聖人立
經陳極則發道之幾故其情深其文切其旨秘以斥其辭
約以要觸造物之忌訐造物之蘊不敢備言曲論聖人之
意其深矣乎是書之有傳注尙矣三代而下不啻數十百

家各據其所見而各著其所傳莫有爲貫而一之者丙辰
冬余外叔司馬可道來以心菴先生集註三十卷見示天
真皇人而下會義三十餘家末以已意爲之結斷汪洋炳
烺周悉備至上下數千載始爲完書且命經敘其意先是
常識先生於常山皇極道院而爲之記今其可辭於是推
本論著而書其端先生姓趙氏名素字才卿嘗被徵賜號
虛白處士云丁巳元日陵川郝經序

送張漢臣序

丁巳夏四月不雨枯風吹塵赤野立塊穡人焦勞額地祈
穀子張子奉其母以行旣南轅陵川郝經告之曰之時也

之士也行安用也擢禮闈之柱探驪龍之珠振書闈闈魁
岸炳烺吾子之事也從史義列紆餘籌策撼搖王公大人
嶷嶷以樹立吾子之材也擴充王澤兼善致治旱火不光
而雨天下吾子之志也是三者吾子之所固有而所素志
也而乃問舍求田下元龍之樓而甘心許汜與夫初心不
既背矣乎張子曰噫吾以子謂知己而莫吾知也孔席不
暖墨突不黔而懷土者小人之事也得其時則駕不得其
時則龍虺行使止尼固非我之得專也紆朱紫步巖廊身
名俱榮焜耀一世非吾所惡也負耒耜溷塵梗窮巷束臂
蓬累而行非吾所欲也氣數使然固非我之得專也在我

者盡窮達非我也在我者盡貴賤非我也可行矣雖無是
行其無是行乎不行矣雖有是行其有是行乎故拔樹接
浙微服絕糧聖人所不免矧其下乎經聞其言以爲向者
知張子之淺而見其面乃今知張子之深而見其心也若
張子者可謂速於行而以理自適焉者也於是書其言以
贊其行

郝文忠公集卷三十一終

郝文忠公少川文集卷

述擬精義

先人初命經為決科文述擬宏詞數十首仍命各依歷代
體制立法措辭謂西漢格高辭約有先秦三代遺風後世
辭章不可及已東漢而下至晉宋六朝漸趨近體駢驪之
作李唐以來對屬切律遂為四六謂之官樣或為高古以
則先漢依放盤誥則以為野而非制故皆模寫陳爛謹守
程式不遺步驟至於作者如韓柳歐蘇亦不敢自作強勉
為之而世謂之畫葫蘆行之千有餘年弗可改已然而點
化詩書六經雜用先秦二漢暢如陸贄質如吏部富如文

饒情如封敖雄如東坡工如彥章學經作句亦足自為要
之典雅古贍情實感激得體而已故自東漢終於李唐為
詔赦制冊檄書露布等述其事而擬其辭其後專為古文
不復記錄近在儀真館與書狀官苟宗道論次詩文雜著
裒集追憶得故述擬者若干首復依世次別為類云

漢淮陽王檄郡國討王莽文

淮陽王更始元年春陵戴侯曾孫玄即皇帝位光
武大破尋邑於昆陽遣將破武關檄諭天下使共

誅莽

漢更始元年月日某官告郡國宗室父老士庶漢德休明

天命未改豈容僭偽久肆叨竊俾我高廟神靈無所馮依
億兆之人遂墜塗炭皇帝陛下以近屬懿親不忍失職坐
視夷滅是用獎率宗盟纂承大統恢復漢室誅讎討賊今
月某日類于上帝遍告山川群神即皇帝位於涓水之上
逆賊王莽椒房餘孽飾詐搆偽寅緣為姦適漢統之三絕
乘四父而輔政言方色厲谿壑深固謙遜卑讓象恭滔天
遂弑孝平皇帝抱負孺子比德周公號曰安漢其實篡漢
既受九錫因稱假攝假而不歸遂謀即真卒盜有我有漢
更建位號改易制度變置名器顛倒六合翻覆海宇弗寧
弗令擾弊民物鋪張妄意潤色虛文自以為新於是黜奪

我大漢諸侯王剪滅劉宗俾爲齊民至於金刀錢文亦不行用我高廟十二室遂不血食聿至於今奮其威詐逞其暴炭窮兇極惡過於桀紂乃自以爲黃虞復出志欲盈溢高視濶步鄙隘漢家毒流諸夏禍延蠻貊四海囂然猶未足厭今幾二十年矣故家遺民無不歌謳思漢矧我宗室之人哉惟我高皇帝肇造區夏伐秦救民軼於湯武孝惠文景武宣文治幾於三代鴻恩厯惠暢浹穹壤膏於肌膚藏於骨髓哀平短祚惡不及民豈令姦僞異姓遂盜有之乎紫色蛙聲餘分閏位秦政楚羽皆爲我漢驅除莽又萬一弗逮憑藉外戚恣僞矯誣豈令遂綰皇帝璽稱說天命

乎且外戚呂霍上官裨我漢道皆伏其辜豈獨釋莽使遂
代漢今漢兵已斬莽將甄阜梁正賜取宛又敗嚴尤陳茂
下昆陽定陵郾又殺王尋王邑破莽兵百萬徇潁川諸郡
偏師入武關攻三輔矣群龍奮迅大人虎變風蜚雷厲星
馳電邁火德災運有光燭天凡我劉氏及故臣民宜各率
先共雪讎恥誅莽釁社訊清郊廟復爵土為侯王一如漢
制如或尚為逆黨則有常刑如律令

漢昭烈帝討吳孫權檄

獻帝建安二十四年孫權令呂蒙取荊州襲殺關
羽稱臣于操昭烈帝章武元年自率諸軍伐吳移

檄諭權

年月日尙書令某諭孫權及江東將校部曲父老士庶先王之典負固不服則侵賊賢害民則伐矧于僭竊位號蔑寡王室屠害方伯黨附叛逆者哉是用興師以致天罰申明逆順庸示播告夫叛逆之罪小黨逆之罪大逆而無黨則爲惡者孤實繁有徒則爲惡者衆故先王重治賊黨春秋必誅同惡所以湯伐韋顓而夏桀喪齊桓侵蔡而楚子服我高皇帝虜魏豹以禽項羽光武皇帝平隗囂而滅公孫皆先治賊黨之義也國家遭陽九之厄當四百之運漢道弗昌皇綱不振致令群盜撐裂於縣曹操父子闕闕神

器陛下以帝胄皇孫誕膺天命龍蟠幽朔夔屈漢南郁神
武應運之姿奮撥亂反正之志一旅復夏百折興漢天方
佑賊用武無所顧惟孫氏有功漢室破虜則訊清河洛討
逆則盪定江東界之孫權使誅賊操誰知托國竟匪其人
操之陷江陵權遽欲迎降陛下遣丞相亮諭旨相與拒操
遂大破操於赤壁堅甲利兵盡作灰燼江濤山木總為漢
兵權遂不復畏曹公天下始知有劉氏陛下不矜不伐推
功讓能割吳越以封權奄荆益而復漢操不敢取遂畀之
丕孺子童昏夫豈我敵方為犄角一舉盪平祀漢配天不
失舊物權乃謀為僭竊肆姦兇志谿壑之無厭罪止山

而不大顧欲如熊繹之陵中國不止子夏之在西河前將
軍督荊州關羽陛下親同骨肉分則君臣有古義士之風
為漢虓虎之將報效而去操所畏敬所當無前權豈能敵
分權江表置關羽荆南身出漢中三道並進相與蹙操討
賊之規也陛下已拓定梁洋進攻關輔羽已威振許洛懾
服河南權祗保據江東不謀進取遂怵陰謀襲殺關羽盜
有襄漢奉賊稱臣反為掣肘之仇與作輔車之勢則權復
一操漢賊不在丕而在權矣受其王爵南面稱孤忘父兄
之忠義陷臣民為逆虜偃江湖之中經營子孫之計一操
未已一操復生天下之人不復知有我漢所以必先誅權

而後圖丕今陛下舉梁益之衆連交廣之師水陸東下順
流揚麾星飛電邁爰羽荆楚尸權秣陵恢張討賊之威益
夫復讎之義爾皆世服於我有漢乃二祖之遺民寬仁之
所覆育恩澤之所涵浸顧豈迷復覩面事賊舍衣冠禮樂
而斷髮文身以徇蠻夷之人哉且天道助順不登叛人吳
楚之王世爲僭僞擯斥遠外不通中國一時跳踉卒致禽
滅故三苗逆命終於投竄夫差爭長自剄幕下老劓驕恣
利刃堪肯苟不以道江湖之險安足憑恃夫權之姦虐桀
猾自視與項籍王莽子陽輩何如哉卒皆覆亡不暇則天
祐我漢高廟之神靈未艾也今爾有衆爲權誑誤俾爲匪

民乃祖乃父世篤忠貞一時脅從必未丕變陛下總干問
罪宜去逆效順倒戈前行共治賊黨并掃偽孽還于舊都
大者王小者侯各如賞典如欲與權併命甘為蠻夷逆虜
者則有常刑如律令

漢丞相亮諭偽魏檄

安樂公建興十二年丞相亮出斜谷伐魏至郿屯
于五丈原檄諭魏丕朝告以討賊之意

年月日丞相長史楊儀告魏將佐故漢父老士庶及曹叡
中表族屬蓋聞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故堯舜與賢禹
湯與子苟無桀紂之惡勦絕基命族屬之微斷祝嗣續則

傳序統體在於一姓其或間甚僥倖必于先王之誅昔后羿篡於有夏少康以一旅之衆起而殺羿王莽中絕我漢世祖以十世之裔奮而誅莽殆天未厭有夏皇漢之德天枝帝胄磐石之宗維持擁衛他姓莫得而有仁如徐偃賢如齊桓強如楚莊不能易姓改物况悖淫匪彝豈能盜有之哉是皆天下所共聞古今之大義也自周室陵夷秦人吞并民受塗炭我高皇帝代虐以寬易暴以仁除其煩阻置之夷坦受天明命開大漢萬世無疆之統孝文皇帝繼體守文增脩德政恭簡愛養滋息涵育刑清政簡開大漢萬世無疆之德孝武皇帝南勦勁越北討強胡東置朝鮮

西定西域表章六經制禮作樂開大漢萬世無疆之業光
武皇帝剷除祆穢子惠謳吟恢復境宇懋建社稷投戈講
藝息馬論道開大漢萬世中興之功則我皇漢基圖鞏固
神州中嶽不拔之宗也曆世數十載祀數百本支繁衍九
州四海盡為劉氏雖桓靈失馭漢道中微第宦戚專朝廢
敗王度非有桀紂自絕之惡也故天命復集于我先皇帝
暨皇帝陛下國賊曹操螟蛉假姓贅閹遺孽自其祖父騰
與左瑄徐璜瀆紊朝憲父嵩馮藉饗據台鼎弱昧漢道傾
覆帝室職此之由操尤剽狡無賴清議不齒國家之材授
以偏裨穿窬闖覬遂領方州少帝反政使脩郊廟倒持太

阿放虎自衛操乃輒行劫遷重爲囚執逞其梟獍之心肆
其豺狼之志握皇樞而躡威柄挾天子以令諸侯祇將篡
竊爲謀動以詔旨行事南征北伐抑并屠滅植根柢于山
東置巢穴于鄴下睚眦以肆狠刑戮以立威弑母后而帝
不敢詰殺皇子而帝不敢怨誅鉏豪傑剪刈人望族九江
太守邊讓殺將作大匠孔融及議郎趙彥擄掠太尉楊彪
殺彪子脩至於荀彧許攸崔琰毛玠皆中朝茂異衣冠領
袖或位常伯或參帷幄天子之昆百寮之師少有牴牾即
加刑害毒螫若蛇虺詭秘如鬼蜮罾繳遍寰宇機穽盈道
路自昔人臣不道貪婪沓鄙狠忍暴戾未有如操之甚者

也先皇帝孝景皇帝子中山靖王之後也語宗盟則近於
屬籍為尊以仁厚之資挾英雄之氣慨然以復漢自任收
攬豪傑縱使義烈扶獎王室操尤忌惡必欲誅除託足無
所流寓漢南丞相以伊呂之志為顏孟之學才兼管仲知
若子房躬耕隴畝不應辟召先帝三顧於草廬之中幡然
而起為漢討賊連衡孫權破操赤壁挫其兇鋒折其毒尾
於是不敢遂取既為漢賊又為漢臣狐媚梟伏謂天可欺
逮其將死分香析履不及禪代生平姦偽至此盡露逆不
嗣立公為篡竊父以趙高為桓文子以浞羿為舜禹厭然
自若居之不疑拘執漢帝降削位號大統幾絕先皇帝遂

跨有荆益立漢社稷期於攘除不幸殂落謂丞相才十倍
於丕畀以討賊之事師保陛下拓定中原於是撫百姓示
儀軌開誠心布公道先盡內治次乃外攘曹丕遽死逆虜
復立乃逞童心窮奢極侈至使公卿百官負土版築竭我
漢民膏血以奉僞妄土木丞相痛心疾首拜表出師義旗
一指關輔響應遂營五丈雜耕渭濱非不能將五諸侯縞
衣問罪直入彭城付信一面轉戰出奇以舉燕趙但以一
民莫非漢臣尺地莫非漢土衣冠右族皆漢庭公卿之子
孫畎畝細民皆漢家風俗之涵養固未忘於祖宗豈遂違
其君父是以不忍喋血以自相殘按兵觀費用敦文告故

夫曹氏非有高皇帝寬仁之統也孝文皇帝恭儉之德也孝武皇帝盛大之業也光武皇帝中興之功也特一時僞定篡竊之賊耳雖據中原漢有與主威虐逼窄又有孫氏則其篡竊又不若莽之強也祖孫一再傳以僞承僞刻薄寡恩禁錮骨肉勢成孤立彼司馬懿者又一操耳其能久乎與其托於新造危亡之僭偽覩面同賊曷若臣事二十六葉之大漢天子歸四百餘年之舊主乎則去就取舍之義昭昭然無疑矣且昔誅滅祿產迎立代王者平勃之臣也盪逐尋邑鬻食新莽者南陽之親也洞刺董卓暴尸燃臍者王允之謀也矧今漢世之危過於二京曹氏之禍甚

於莽卓豈無一義士相與誅讎討賊哉丞相肅將天威所嚮克捷宜共合勢摧拉震蕩張大漢之天聲掃僞庭之妖孽奉迎鑿軫還於都邑遂使建興復如建武告於高廟論功行賞在茲舉矣如律令

隋晉王廣滅陳禽陳叔寶露布

文帝開皇九年晉王廣為元帥大舉伐陳獲陳叔寶露布以聞

臣聞伐罪赦民是謂天討禁暴誅亂乃為義兵所以用五材而正萬邦奄四海以大一統黃帝戰于涿鹿垂衣裳以無為大禹征于有苗混車書而致治不享不覲割據河山

稱帝稱王叨竊名器無與覆昏援溺爲之推亡固存紛爭
惟日以興禍亂何時而已我國家天開至聖運啟昌期建
皇極于中朝纂天王之正朔復見唐虞之盛揖遜而興乃
有高光之才指揮而定粵惟吳楚實古荆揚詩人刺爲蠻
夷春秋貶其僭僞逮孫權三分以自立暨司馬六代以相
傳兢尋干戈月一易主殘并骨肉歲幾弑君血淮海之橫
波魚鰕盡赤汚江湖之隙地草木皆腥莽卓桀驚於門庭
曹馬喧呼於傳舍至陳叔寶尤極怛淫頸瘡猶帶夫藥刀
俾客已行其酒令雜選女御倡和詩篇珥貂蟬者百餘曳
綺縠者千數肆爲瀆侮無復君臣歌玉樹之新聲斷金陵

之王氣珠璧飾臨春之閣光耀半天沉檀構結綺之臺香
聞數里祠宗廟則稱疾拜妃妾而臨軒惟侈是崇蔑天弗
畏趙高視事於武帳妲己畫可於寶牀以江總為臯夔任
孔範為伊呂國益告病民不聊生踈斥忠良賊虐諫輔不
止二十罪殆逾三千條衆叛親離而不知神怒人怨而不
恤聽謠言而弗悟卻畫像而自如謂限南北有長江豈能
飛渡比敗周齊有大福皆使不還方幅員共致於雍熙乃
東南獨阻於聲教爰示禮意反致辱書釁乃自生罪底不
赦授臣以鉞致天之誅總統百萬師徒節制八十總管過
庭而奉承筭略馮牙而昭告神祇布宣雷霆之威將率熊

罷之士申湯武之仁義蕩桀紂之滯昏東西連衡首尾並
進視風濤如平步卷江山而順流舳艫隱天旌甲耀日忽
龍驤之電邁謂楊素為江神賀若弼出廣陵韓擒虎濟采
石甫航一葦即走萬艘乘大霧而縛醉人當元日而驚睡
主正月某日若弼自北擒虎自南會於秦淮以取建業前
徒倒戈於朱雀後庭指莽於漸臺禽虎自南掖門入宮若
弼自北掖門登殿陳叔寶啼泣掩袂猶然詩酒興濃倉皇
竄身乃謂衣冠道盡落臺城之翡翠隋辱井之胭脂不啣
璧而出降欲下石而始應授繩引之叔寶與張麗華孔貴
嬪同東而上丙戌臣斬張麗華施文慶沈容卿等以謝三

吳執陳叔寶及偽王公百司擁衛赴闕下掃數十世之偽
朝盡為王土合三百年之異域皆貫諸華荆舒為中國之
人江漢被文王之化此皆皇帝陛下允文允武聖謨洋洋
乃聖乃神帝德蕩蕩是以諸將宣力兆民同仇師不踰時
役不更舉會三光五嶽之氣安九州四海之人宋齊梁陳
以來始復混一夏殷周漢之際今乃比隆臣無任慶快之
至謹遣某官奉露布以聞年月日

唐太宗即皇帝位赦文

門下朕嗣守丕基獲承休緒厲宮闈之變故致遐邇之震
驚庸釋群疑肆行大賚敷於心腹告爾神人昔虐政之毒

流致皇靈之壅底朕從太上皇帝糾昌義舉獎率宗盟稱
無辜而籲天為有衆以請命下河東之甲孤隋自斃於維
揚翔霸上之師偽政行平於伊洛化家為國代虐以寬遂
統承於先王乃撫治於方夏維爾萬姓甫出阡危肆予一
人退守藩服執臣子之節推尊榮於父兄持恭遜之心全
始終於孝悌孰意天未厭亂時弗底寧締構姦兇蘊隆讎
敵變起蕭牆之內禍生骨肉之間力百戰以方成忿一舉
而自棄社稷大計須行管蔡之誅宗廟再安遽有唐虞之
禪讓焉弗允退亦無從仰順宸慈肆登大寶處兆人之上
可無及天下之恩得四海之歡庶幾盡天下之養可大赦

天下云於戲遭家不造幸免於覆亡繼志無能豈堪乎

授受施大易雷雨之澤始潤瘡痍負春秋肆眚之譏重增

祇慄無稔怙終之惡遂生僥倖之心各去舊污共成新化

咨爾有眾體予至懷

太宗伐高麗班師詔

貞觀十九年上親征遼東不能成功深惜之十月

癸未敕班師

制曰止戈為武佳兵不祥爰有弗享則征殆非得已而用

叛而伐服而舍是謂德攻忘則危好則亡時乃大訓朕自

削平四海奄有多方施教化而不復言兵制禮樂而惟期

于治祇務脩文偃武庶幾保大定功裔夷高句麗遠負海隅自謂日影怙恃河伯之勢矯誣箕子之功謂隋三徃而竟亡夫誰萬里而更舉敢行威虐公肆馮陵格文祖而苗民弗庭會塗山而防風不至朕膺傳禪姑示涵容乃拒璽書愈失藩禮至蓋蘇文弒君以逞以莫離支專國而驕連結民夷侵擾遼右蕩搖我疆場竦動我諸華命將致討而弗俊致朕親行而問罪舉泰山而壓卵彼惡敢當傾滄海以沃焦則莫我遏奪命而浪走絕島棄城而空濶無人兵刃莫支其鋒將士咸賈其勇蠢茲小虜敢怒大邦不足辱於王師姑增修於德政諸軍可即日發還嗚呼聖有謨訓

鬼方反憊于殷宗悔其可追輪臺漫勞於漢帝勝之不武
祇以爲勤不能自克而遂非以致貪功而過舉遠大臣之
強諫蹈亡國之覆車越朕之愆式愧爾衆布告遐邇咸使
聞知

贈魏徵司空制

貞觀十七年徵薨贈司空謚曰文貞給羽葆鼓吹
陪葬昭陵

制曰古有社稷之臣力行而濟天下以道爲朕帷幄之佐
強諫而格君心之非方垂拱以仰成遽彌留而不起宜崇
優數用卹忠勤故特進侍中知門下省事兼太子太傅鄭

國公魏徵中誠積真仁義立德以坤之直方大用乾之純粹精不二三以釋君篤忠貞而事主恥朕不及堯舜作佐時之臯陶致朕必如成康為制禮之姬旦每進藥石輒中膏肓有政事之或遺而諫章則即至爰自言職遂踐台司施教化者四年俾風俗如三代奪去之遽天下懋遺忽廟堂之遂空何斯人之不幸雖臨小斂忍祝大還追登平土之司以為下泉之賜庶幾英爽服我寵休嗚呼在亂臣則十人共期予治亡正身之一鑑誰弼於遠中流而虞風波未濟而失舟楫興言不已涕泗徒零可特贈司空

云

云

宋璟右丞相制

玄宗開元十七年以璟爲尚書右丞相

制曰共政必圖舊人以篤儀刑之典格君尤賴莊士式資
匡直之忠重德佐王則朝庭尊元老在位則社稷固乃眷
耆英之宰宜升上相之崇黃門監同平章事開府儀同三
司致仕廣平郡公宋璟弘毅而明靜肅而勇堅如鐵石凜
若冰霜不阿不撓而行以方至大至剛而養以直盡心強
諫獨配魏徵之忠良正色立朝復見汲黯之風采夷險一
節寅亮三朝共倚賴于袁安匪中庸之胡廣佑我先后相
予冲人旣撥亂以有爲以中興而自任革去神龍之弊追
還貞觀之隆厚風俗而振紀綱肅典憲而抑僥倖格天大

略非一旦之救時經國遠圖舉萬代之長策抗章而去成
功弗居宜正位于中台復登庸于右弼燮和四海表正百
寮於戲股肱之寄久已倚毗體貌之餘敢忘尊禮方詢咨
於黃髮以允慰于蒼生懋建大猷圖惟極治茲朕無斁時
乃之休可特授右丞相

云云

贈張巡揚州大都督制

至德一載冬十月睢陽陷巡遠死之十二月上御
丹鳳樓赦天下贈巡遠等官

勅執干戈以衛社稷焉得勿殤聞鼓鼙則思將臣况於死
節挺英靈而不散凜冽氣以如生重為褒崇庶慰精爽故

御史大夫河南節度副使張巡慷慨立志突兀效忠開誠
心而待人委軀命以徇義苟不以道甘餓西山胡能詭隨
欲蹈東海屬逆胡之荏惡熾兇焰以燎天縱史興師倉皇
討賊聲淚俱發而誓衆邀截不暇以乘城戰百合而氣益
振馘萬計而賊乃沮料敵應變出奇無窮屹承天之不周
歸中流之底柱牽制醜虜絆一孤墉遮蔽江淮全半天下
走令狐而矢盡眇子奇而事危罵賊而嚼齒空齧乏食而
殺妾饗士援絕乃陷不復求生力竭被禽付之以死無負
國而奚憾得其所則為榮嗚呼大節巉天古實罕見精忠
貫日今孰可侔寔祖宗之神靈乃國家之元氣有士若此

賊不足平無爵以稱人何以勸巡可特贈揚州大都督其
守許遠功與巡同可特贈荊州大都督其將南霽雲義烈
尤著可特贈開府儀同三司訪求其子孫各加官爵皆立
廟睢陽歲時致祭主者施行

郭子儀賜號尚父制

建中元年德宗嗣位詔攝冢宰賜號尚父

制曰朕以眇德獲荷丕基諒陰之中方恭默以思道嗣服
之始惟垂拱而仰成茲既太公之在朝尚何傳說之求野
宜進異號以崇元勲中書令天下兵馬副元帥汾陽王郭
子儀華嶽炳靈金天傑氣純誠惟一忠勇俱全沉雄而略

包河山高明而精貫日月早識兵勢嘗甲武科屬孽胡之
憑陵致中原之板蕩舉燕趙而擣巢窟復雍豫而清京都
保乂皇家殄殲逆虜功愈大而心愈小事益殷而謀益深
乃師中之丈人寔天下之大老方叔克壯佐周室之中興
孔明勤勞期漢家之恢復單騎見虜歷之以誠孤軍逐戎
勝之以義於古人則未有固當世之罕儔羽翼四朝用舍
一節存億萬衆之性命繫三十年之安危雖位中台久疏
王爵琢金石而許宥十世逮子孫而進用數人賞不酬勞
名未稱德宜俾兼于元宰仍錫號為父師於戲富貴著社
稷之功始終乃人臣之道范蠡泛舟而去豈曰見幾子房

辟穀為辭亦未盡善豈如今日之繾綣而無曩時之猜嫌
極其尊榮永俾稱頌敬服朕命其代予言可令攝冢宰賜
號尚父

云

云

贈韓愈禮部尚書制

穆宗長慶四年愈卒贈禮部尚書謚曰文

制曰道復有統乃為百世之師天下懋遺孰謂九原可作
梁木壞而復將安放衮衣斂而庶以為榮故吏部侍郎韓
愈執德不回以道自任幾聖未達于一間大儒兼綜于四
科傳仲尼心若顏淵曾參之親炙述孟軻志謂荀况揚雄
為未醇明白而皆仁義之歸與衍而得性命之正完三光

五嶽之氣浩然而獨存承八代百家之微蘊若而自振力
闢二氏申明六經去陳言而新斯文距邪說而立名教魏
巍乎泰山北斗玉潔石光浩浩乎長江大河龍翻鳳躍置
之朝廷之上而不喜斥之嶺海之外而不憂六軍無譁踰
月而清輦轂萬刃注視片言而折兇鋒以有用之才明佐
王之道直造先秦之上豈惟由漢以來於戲才難其然間
生乃爾子房而下有賈誼卒棄於文景之隆孔明之後生
王通不與夫堯舜之運今甫中壽遽即大還為邦竟無百
年致治豈能三代爰申遺恨進長儀曹庶幾幽冥之中不
忘制作之意咨爾精爽服予寵休可特贈禮部尚書

云

云

追復李德裕太子少保衛國公制

宣宗大中元年貶德裕崖州司戶卒懿宗咸通九年追復太子少保衛國公

制曰朕祇適先烈爰念英賢每待旦以旁求嘗當饋而屢歎眷惟會昌之政實賴社稷之臣厥德不回運乃逢於千載於今為庶道終否於九原盡焉傷心何以為訓故太尉同平章事兼太子少保衛國公東都留守貶崖州司戶參軍李德裕弘毅軼世挺特邁倫廓達而無町畦明辨而有風采淵源問學滔滔不窮議論辭章衮衮可喜以興起斯文自任以經濟天下自為入掌絲綸則高文大冊動觀聽

出為牧伯則深謀遠畧服荒遐踐台司獨專大柄信任
之重古今所無政如昭烈之孔明又甚高宗之傅說當國
一相輔政六年威令幾如元和削平藩鎮風俗頓還三代
罷絀僧尼雖逢不世出之君幸得大有為之佐至先朝遽
褫官而退乃權臣快私忿而行湮沉海島之中淪棄煙瘴
之表兆民謗讟四海訟寃天亦致傷朕胡能忍嗚呼豈意
姦邪之黨復見於今乃令忠直之賢啣恨而死不為昭雪
以謝衣冠永使沉冥終負義烈可追復太子少保衛國公
依禮改葬主者施行

李克用破黃巢露布

僖宗中和三年鴈門節度使李克用為京城東北
面行營都統破黃巢遂復京師

尚書兵部臣聞兵以禁暴王者所以行天誅德在除殘聖
人所以運神武故草竊姦宄之構亂非芟夷蘊崇而莫寧
惡不去則善何以信伐不張而政何以舉霜露既墜乃成
亭育之功陰沴盡消方定高明之位我國家基圖鞏固德
澤汪洋高祖太宗除隋亂而軼湯武高宗玄宗致唐治而
肩成康植茲鴻休畀我列聖陛下誕膺明命紹復先王憲
章以承天心勵精而張治具十八葉太平天子德本好生
三百年有道邦家仁而不殺孰謂亂生於治遂令安底於

危逆賊黃巢器實顓庸資乃樂禍會稜氛以爲氣色蛇虺
以爲心初無偷刼之謀豈有帝王之意乘仙芝之鼠竊聚
亡命以蝟興始則距躍于河南終乃翻騰于嶺外蜂蜚吳
楚蟻結江淮高駢玩寇而不追王鐸畏寇而不戰或嬰城
而固守或擁兵以窺窬遂致姦兇恣行亂略鳴張而無所
忌憚豕突而莫敢誰何郡國以之止墟京師因而覆沒謂
已有命乃啟異謀奸踰王缺稱建僞號諸陵乏祀可勝杯
土之悲萬乘蒙塵莫雪終天之痛雖人神之共怒而禍亂
則方殷猘猱血世以無厭豺狼肉人而不置臣克用繆膺
旌節遠在邊陲父子俱受國恩君臣敢忘大義不能先事

入衛曲突徙薪固當投袂即行焦頭爛額乃揮淚而為禡
遂軟血以成盟掃部內以興師指天心而誓衆下兵嵐石
建旆夏陽義聲振而軍聲揚賊氣沮而士氣倍彼謂鴉兵
已至褫魄喪心我知龍運方興賈勇儲銳乃屯沙苑以告
師期進及乾坑便禽賊將二月某日遂合臣重榮臣處存
等兵與巢及其將王璠林言趙璋尙讓大戰梁田師直為
壯天棊惟謹雷萬鼓而一枹震三川而皆沸馬逸不止而
橫驚衆怒欲洩而長驅激土雨以奮威彗霜鋒而合勢營
頭壓陣二百萬賊衆皆奔積屍橫空三十里僵柴不斷雖
已奪氣尙殲游魂襲其餘師再戰于零口邀其奔路先搃

於藍田彼猶釜中之魚乃作凡上之肉四月某日進臨京
雉直繫渭橋我七戰而七禽彼一遇則一敗乘勝以奮勢
破竹以無前逐北而攻快建瓴而孰禦越某日入自光泰
門挺身決戰先衆摧鋒呼聲動天殺氣蔽日彼則建輪擁
盾柵巷而排墻我乃投刃揮戈執俘而斬賊由東內及於
西內自外城入於子城居人擲瓦石以助威偽官裂冠裳
而請命萬騎一蹙百道並攻賊窘相擊人自爲戰蕩蜚血
於魅穴薄死骨於狸工蹂賊於望春宮庭蹴賊於昇陽殿
闔賊乃大潰崩於鉅鹿之沙彼惡敵當碎甚長平之瓦首
尾俱斷羽翼皆殘鳥駭而衝獸窮則躩叱魯陽之日鬪又

踰時見鄢陵之星戰猶未已巢乃乘其暮夜奪命遁逃其
衆已燔雖貸息其何濟分師捕討旋授首則有期臣竊念
此兇渠禍踰往昔熾甚樊崇張角慘於朱泚祿山幾頓我
皇綱敢窺吾神器蓋皇天所以申警於陛下使陛下以之
寅畏於皇天開萬世無疆之休啟一日中興之運臣今肅
清禁署灑掃神京宸極巍巍罷狐鳴而梟噪雄都業業復
虎踞以龍蟠伏念臣本裔夷生於沙漠非良平智謀之士
乃統戎行無信布爪牙之材亦承鈇鉞元兇遂殄菲劣何
能此皆皇帝陛下德並乾坤明侔日月蘊英圖於殼內隲
大造于區中以撥亂之才施致平之略委任不僭授受是

宜兆人所以傾心諸將爲之宣力日出而羣陰伏盜竊發
以何爲聖作而萬國寧兵一試而即已橐弓却馬挈黎庶
于雍熙端委垂衣躋瘡疲于仁壽延我唐祚過彼周期臣
無任慶快之至謹遣某奉露布以聞

諸鎮討朱全忠檄

哀帝天祐四年蜀王王建岐王李茂貞約晉王克
用共討梁克用乃傳檄諸鎮告以討梁之意

天祐四年夏四月晉王克用致告諸鎮諸侯王及僞梁臣
僚蓋聞田橫列國之壯士恥臣漢而竟不西朝魯連縫掖
之書生聞帝秦而欲蹈東海蓋義烈著于平昔而死生爲

之不踰昭昭在天矯矯貫日亂臣賊子所不敢肆微君弱國賴之以存粵惟皇唐奄有四海踰二十帝幾三百年雖紀綱寢以陵夷而德澤尙爲龐厚鼎未可以問其輕重曆惡得而窺其短長故朱泚祿山肆其姦兇而遂以殄滅黃巢尙讓張其盜竊而繼即誅夷緬維人心灼見天意僞梁朱全忠資尤兇悍內寔姦雄初以碭山之一夫亡入寃胸之羣盜負跳踉之劇氣稱庸狡之謏材遂覆京師以毒海內知賊必敗乃謀自歸斂羽戢毛以待風颺之會瞑目弭耳長懷蛇虺之心國家推寬大之恩致懷柔之道賜之旌節適爲養惡之謀分以土田祇祚資賊之計旣蒙優渥乃

寔騫騰伐叛捕亡收貳以爲己邑厲兵秣馬假義而逞異
圖遂踐台司益封王爵闕閼日切意望彌深乃納交于朝
權叨求天寵又激怒于鄰壤締起兵端遂連十萬之師并
有四鎮之地國賊崔胤知賊焰之方熾憇王室之甚微賣
鼎命以外交持天權而內劫全忠益自恣肆無所憚違中
潛犄角之機遙作輔車之勢力制中外威臨邇遐胤以爲
宦官天子之腹心非盡去而國不我得百官天子之輔翼
非易置而權不我歸全忠乃效董卓之尤興晉陽之甲京
師因而覆沒乘輿以之播遷進逼鳳翔乃犯行在矢及君
屋血濺御衣兇鋒肆以無前毒尾搖而益怒侯景渡江而

指闕梁帝倉皇晉師遷墓以成圍曹人兇懼乃抄餽餉而
過惟蘇天子併日而食後宮析骸以爨主父親探于雀鷄
楚王安復得乎熊蹯言之傷心痛如疾首不能岐託終入
梁亡全忠乃泣下沾襟徒行執轡奉龍顏而効順極狐媚
以欺人急于攘竊之私乃定劫遷之計挈萬乘而不置挾
孤注以遂東殺戮諸王賊虐宰輔惡其名士投畀濁流文
物為之一空衣冠為之掃地乃蜚血于禁禦而薄肉于宮
闈天子涕泣求生哀矜請命社稷已非唐有左右罔匪梁
人雖李氏之天王寔朱家之日月甘行禪讓冀免誅夷懼
人望之不除竟椒蘭而行弑大肆殺戮恣為矯誣

成濟

而貸賈充釋羽父而討蔦氏大器既以入手藥運遂乃應
天賊母后以示威立幼君而資篡卒移皇祚構建偽朝以
鄙脊之材蹈崇高之位恃已有命謂秦無人逞其梟獍之
心行夫狗彘之行■子婦而自肆淫臣家而不歸污穢我
皇綱褻瀆吾神器如此不道自昔罕聞禍絕三綱罪踰九
法人神之所共怒天地之所不容惟爾多方乃祖乃父世
惟唐臣有社有人豈非唐祚可坐視而不救乃偷生而自
營不共討平有醜面目彼既盡其東略必又肆其西封雖
欲不危其可得已今孤以沙陀之騎契丹之甲建旗麾而
出漠北聲金鼓而下河東瞰臨黃流直抵白馬背引趙魏

橫約青齊東西連衡首尾並進岐王則卷三輔而直擣下
二川而旁馳蜀王則舉梁益之衆出江陵楚王則會荆襄
之師渡漢沔吳王則跨連淮海蟠巨東南厲三吳之鋒進
鬪濠泗淬兩淮之銳直壓汴梁梟賊首而剖逆心祭先皇
帝掃寇穴而削僞號復唐乾坤立宜曰於宗周奉世祖而
歸漢其為梁臣人比及師臨有能斬全忠首者王得其支
者公侯舉郡國降者超遷仍赦附叛逆之罪急急如律令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三十二

奏議

東師議

右臣經自乙卯十一月被旨北上丙辰正月見於沙陀不以鄙末問以時事且令便宜條奏於是奏立國規模治安急務各數十條佩筆束載從扞牧圉遂筮軍國機務同諸執政奏事凡出師利害未嘗不反復備言及令論定植齋奏議乃為七道議七八千言愚瞽知識亦已罄竭近奉命宣撫江淮以先啓行又令有軍旅利害具文字遣使來上竊惟大軍已出不能中止向所論奏皆為無用從驛騎而

逾遠望君門而日切汲黯不難於淮陽而眷眷於李息蓋
激於中而有不能已焉者彼有重於此也故國家此舉所
繫重甚存亡安危於是乎在既不能善其始必當為全其
終故不敢謹默復為東師議一篇俾權府官武濟乘驛上
進俾諸執政番譯聞奏議曰經聞圖天下之事於未然則
易救天下之事於已然則難於已然之中復有未然者使
往者不失而來者得以遂則尤難也國家以一旅之衆奮
起朔漠幹斗極以圖天下馬首所向無不摧破滅金源并
西夏蹂荆襄克成都平大理躡轢諸夷奄征西海有天下
十分之八盡元魏金源故地而加多廓然莫與侔大也惟

宋不下未能混一連兵構禍踰二十年何曩時掇取之易而今日圖惟之難也夫取天下有可以力并有可以術圖并之以力則不可久久則頓弊而不可振圖之以術則不可急急則微倖而難成故自漢唐以來樹立攻取或五六年未有踰十年者是以其力不弊而卒能保大定功晉之取吳隋之取陳宋之取唐皆經營比攸十有餘年是以其術得成而卒能混一或久或近要之成功各當其可不妄為而已國家建極開統垂五十年而一之以兵遺黎殘姓游氣驚覓虔劉劇盪殆欲殲盡自古用兵未有如是之久且多也其力安得不弊乎且括兵率賦朝下令而夕出師

躬擐甲胄跋履山川闔國大舉以之伐宋而圖混一以志則銳以力則強以土則大而其術則未盡也苟於諸國旣平之後息師撫民致治成化創法立制敷布綱條上下井井不撓不紊任老成爲輔相起英特爲將帥選賢能爲任使鳩智計爲機衡平賦以足用屯農以足食內治旣舉外禦亦備如其不服姑以文誥拒而不從而後伺隙觀釁以正天伐自東海至於襄鄧重兵數道聯幟接武以爲正兵自漢中至於大理輕兵捷出批亢抵脅以爲奇兵帥臣得人師出以律高拱九重之內而海外有截矣是而不爲乃於間歲遽爲大舉上下震動兵連禍結底安於危是已然

而莫可止者也東師未出大王仁明則猶有未然者可不
議乎國家用兵一以國俗為制而不師古不計師之衆寡
地之險易敵之強弱必合圍把稍獵取之若禽獸然聚如
止山散如風雨迅如雷電捷如鷹鵠鞭弭所屬指期約日
萬里不忒得兵家之詭道而長於用奇自會河之戰乘勝
下燕雲遂遺兵而去似無意於取者既破回鶻滅西夏乃
下兵關陝以敗金師然後知所以深取之是長于用奇也
既而為幹腹之舉由金房繞出潼關之背以攻汴為擣虛
之計自西和逕入石泉威茂以取蜀為示遠之謀自臨洮
吐番穿徹西南以平大理皆用奇也夫攻其無備出其不

意而後可以用奇豈有連萬乘之衆首尾萬餘里六飛雷
動乘輿親出竭天下倒四海騰擲宇宙軒豁天地大極于
遐徼之土細窮于委巷之民撞其鐘而掩其耳齧其臍而
蔽其目如是而用奇乎是執千金之璧以投瓦石也可不
惜哉其初以奇勝也關隴江淮之北平原曠野之多而吾
長于騎故所向不能禦兵鋒新銳民物稠夥擁而擠之郡
邑自潰而吾長于攻故所擊無不破是以用其奇而驟勝
今限以大山深谷阨以重險荐阻迂以危途繚逕我之乘
險以用奇則難彼之因險以制奇則易況于客主勢懸蘊
蓄情露無虜掠以爲資無俘獲以備役以有限之力冒無

限之險雖有奇謀秘畧無所用之力無所用與無力同勇
無所施與不勇同計不能行與無計同泰山歷卵之勢河
海濯熱之舉擁遏頓滯盤桓而不得進所謂強弩之末不
能射魯縞者也為今之計則宜救已然之失防未然之變
而已兩師旣構猝不可解如兩虎相捽入于巖阻見之者
辟易不暇又焉能以理相喻使之逡巡自退彼知其危竭
國以并命我必其取無由以自悔兵連禍結何時而已大
王殿下宜遣人稟命於行在所大軍歷境遣使喻宋示以
天信令降名進幣割地納質彼必受命姑為之和偃兵息
民以全吾力而圖後舉天地人神之福也稟命而不從殿

下之義盡而後盡吾東師重慎詳審不為躁輕飄忽為前
定之謀而一之以正大假西師以為奇而用吾正北師南
轅先示恩信申其文移喻以禍福使知殿下仁而不殺非
好攻戰闢土地不得已而用兵之意誠意昭著恩信流行
然後閱實精勇別為一軍為帳下之卒舉老成知兵者俾
為將帥更直宿衛以備不虞其餘師衆各畀侯伯使吾府
大官元臣分師總統為戰攻之卒其新入部曲嘗不知兵
雖名為兵其實役徒者使沿邊進敵郡邑犬牙相制為屯
戍之卒推擇單弱究竟逃匿編葺部伍使聞望重臣為之
撫育總押近裏故屯為鎮守之卒使掣肘之計不行妄意

之徒屏息內外備禦無有缺綻則制節以進既入其境敦
陳固列緩為之行彼善于守而吾不攻彼恃城壁以不戰
老吾吾合長圍以不攻困彼吾用吾之所長彼不能用其
長選出入便利之地為久駐之基示必取之勢毋焚廬舍
毋傷人民開其生路以携其心函肄以疲多方以誤以弊
其力兵勢既振蘊蓄既見則以輕兵掠兩淮杜其樵採而
遏其糧路使血脉斷絕各守孤城示不足取卽進大兵直
抵于江松江上下列屯萬竈號令明肅部曲嚴整首尾締
構各具舟楫聲言徑渡彼必震疊自起變故蓋彼之精銳
盡在兩淮江面闊越恃其巖阻兵皆柔脆用兵以來未嘗

一戰焉能當我百戰之銳一處崩壞則望風皆潰肱髀不
續外內限絕勇者不能用而怯者不能敵背者不能返而
面者不能禦水陸相擠必為我乘是兵家所謂壁堅攻瑕
辟實擊虛者也如欲存養兵力漸次以進以圖萬全則先
荆後淮先淮後江彼之素論謂有荆襄則可以保淮甸有
淮甸則可以保江南先是我嘗有荆襄有淮甸有上流皆
自失之今當從彼所保以為吾攻命一軍出襄鄧直渡漢
水造舟為梁水陸濟師以輕兵掇襄陽絕其糧路重兵皆
趨漢陽出其不意以伺江隙不然則重兵臨襄陽輕兵捷
出穿徹均房遠叩歸峽以應西師如交廣施黔選鋒透出

夔門不守大勢順流即并兵大出摧拉荆郢橫潰潭湘以
成犄角一軍出壽春乘其銳氣并成取荆山駕淮為梁以
通南北輕兵抄壽春而重兵支布于鍾離合肥之間掇拾
湖淩奪取關隘據濡須塞皖口南入于舒和西及于蘄黃
徜徉恣肆以覘江口烏江采石廣布戍邏偵江渡之險易
測備禦之疎密徐為之謀而後進師所謂潰兩淮之腹心
挾長江之襟要也一軍出維揚連楚蟠亘蹈跨長淮鄰我
疆對通泰海門楊子江面密彼京畿必皆備禦堅厚若遽
攻擊則必老師費財當以重兵臨維揚合為長圍示以必
取而以輕兵出通泰直塞海門瓜步金山柴墟河口游騎

上下吞江吸海並著威信遲以月時以觀其變是所謂圖
緩持久之勢也三道並出東西連衡殿下或處一軍為之
節度使我兵力常有餘裕如是則未來之變或可弭已然
之失一日或可救也議者必曰三道並進則兵分勢弱不
若併力一向則莫我當也曾不知取國之術與爭地之術
異併敵一向爭地之術也諸道並進取國之勢也昔之混
一者皆若是矣晉取吳則六道進隋取陳則九道進宋之
于南唐則三面皆進未聞以一旅之衆而能克國者或者
有之徼倖之舉也豈有堂堂大國師徒百萬而為徼倖之
舉乎况彼渡江立國百有餘年紀綱修明風俗完厚君臣

輯睦內無禍釁東西南北輸廣萬里亦未可小自敗盟以
來無日不討軍實而申警之彷徨百折當我強對未嘗大
敗不可謂弱豈可蔑視謂秦無人直欲一軍倖而取勝乎
昔秦王問王翦以伐荆翦曰非六十萬不可秦王曰將軍
老矣命李信將二十萬往不克卒畀翦以六十萬而後舉
楚蓋衆有所必用事勢有不可懸料而倖取者故王者之
舉必萬全其倖舉者無賴崛起之人也嗚呼西師之出已
及瓜戍而猶未即功國家盛全之力在于東左若亦直前
振迅銳而圖功一舉而下金陵舉臨安則可也如兵力耗
弊役戍遷延進退不可及為敵人所乘悔可及乎固宜重

慎詳審圖之以術若前所陳以全吾力是所謂坐勝也雖然猶有可憂者國家掇取諸國飄忽凌厲本以力勝今乃無故而為大舉若又措置失宜無以挫英雄之氣服天下之心則荏惡懷姦之流得以窺其隙而投其間國內空虛易為搖蕩臣愚所以諄諄于東師反復致論謂不在于已然而在于未然者此也易曰豐其屋蔀其家闕其戶闐其無人方今之勢也挽回元氣收其放心守約實內以建皇極實惟殿下之事區區贅言妄為干冒無任戰懼之至謹議

班師議

右臣經奉命與諸執政會議聽書記帳中所有陳說已令
身毒和者斯譯奏退而復恐未盡欲更陳說疫癘大作不
能登山以為今日速當退師歸定大事故作班師議以觀
縷前後陳說議曰易文言傳謂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
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
正者其惟聖人乎蓋乾之龍德體天行健六位時成時乘
六龍以御天時者何當其可之謂也故可以潛則潛可以
見則見可以惕則惕可以躍則躍可以飛則飛五位者皆
當其可聖王之德也至于上九則惟知進與存不知退與
亡不當其可而違其時是以此極而有悔弗逮乎五位

者而猶謂之亢龍德于是乎衰不足以爲聖王矣故古之聖王莫不以時進退握乾知幾舜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知進也以天下與人不私其子而以與禹知退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知退也武王遂伐殷而有天下知進也漢高帝不與項羽校夔屈漢中知退也還定三秦以討羽知進也光武爲更始殺其兄齊武王而不校展轉河朔知退也一旦自立中興漢室知進也故上世稱聖王者以舜爲首其次則稱文武後世之稱聖王者以高帝爲首其次則稱光武皆知進退存亡之理時乘御天卒以龍德而位天位者也至于魏孝文雖不逮于文武高光遷都

洛陽總干問罪辭順而返齊人侵軼報之以兵聞喪而還
進退以禮不隕師徒卒全龍德爲用夏變夷之賢主亦其
次也彼憑威恃力以逞無疆之欲皆亢龍之師也秦苻堅
金海陵亢而不悔者也漢武帝唐太宗亢而有悔者也雖
皆亢龍悔而知退又其次也大舜不可及已文武高光魏
孝文漢武帝唐太宗後王進退有餘師矣共惟大王殿下
聰明睿智足以有臨發強剛毅足以有斷進退存亡之正
知之久矣嚮在沙陀命經曰時未可也又曰時之一字最
當整理又曰可行之時爾自知之大哉王言時乘六龍之
道知之久矣自出師以來進而不退經有所未解者故言

于真定于曹濮于唐鄧亟言不已未賜開允乃今事急故
復進狂言國家自平金以來皆亢龍之師也惟務進取不
遵養時晦老師費財卒無成功三十年矣蒙哥罕立政當
安靜以圖寧謐忽無故大舉進而不退昇王東師則不當
亦進也而遽進以爲有命不敢自逸至于汝南旣聞凶計
即當遣使遍告諸師各以次還修好于宋歸定大事不當
復進也而遽進以有師期會于江濱遣使喻宋息兵安民
振旅而歸不當復進也而又進旣不宜渡淮又豈宜渡江
旣不宜妄進又豈宜攻城若以幾不可失敵不可縱亦旣
渡江不能中止便當乘虛取鄂分兵四出直造臨安疾雷

不及掩耳則宋亦可圖如其不可知難而退不失為金沉
術也師不當進而進江不當渡而渡城不當攻而攻當速
退而不退當速進而不進役戍遷延盤桓江渚情見勢屈
舉天下兵力不能取一城則我竭彼盈又何俟乎且諸軍
疾疫已十四五又延引日月冬春之交疫必大作恐欲遷
不能彼既上流無虞呂文德已并兵拒守知我國疵鬪氣
自倍兩淮之兵盡集白露江西之兵盡集龍興嶺廣之兵
盡集長沙閩越公海巨舶大艦比次而至伺隙而進如遏
截于江黃津渡邀遮于大城關口塞漢東之石門限郢復
之湖淩則我將安歸無已則突入江浙擣其心腹聞臨安

海門已具龍舟則亦徒往還抵金山并命求出豈無韓世忠之儔乎且鄂與漢陽分據大別中挾巨浸號為活城肉薄骨并而拔之則彼委破壁空城而去泝流而上則入洞庭保荆襄順流而下精兵健櫓突過許黃未易遏也則亦徒費人命我安所得哉區區一城勝之不武不勝則大損威望復何俟乎雖然以王本心不欲渡江旣渡不欲攻城旣攻城不欲并命不焚廬舍不傷人民不易其衣冠不毀其墳墓三百里外不使侵掠或勸徑趣臨安曰其民人稠夥若往雖不殺戮亦被踐蹂吾所不忍若天與我不必殺人若天弗與殺人何益而竟不往諸將歸罪士人謂不可

用以不殺人故不得城曰彼守城者祇一士人賈制置汝
十萬衆不能勝殺人數月不能拔汝輩之罪也豈士人之
罪乎益禁殺人巋然一仁上通于天久有歸志不能遂行
爾然今日事急不可不斷也宋人方懼大敵自救之師雖
則畢集未暇謀我第吾國內空虛塔察國王與李行省肱
脾相依在于背脅西域諸胡窺覘關隴隔絕旭列大王病
民諸姦各持兩端觀望所立莫不覬覦神器染指垂涎一
有狡焉或啟戎心先人舉事腹背受敵大事去矣且阿里
不哥已行赦令令脫里赤爲斷事官行尙書省據燕都按
圖籍號令諸道行皇帝事矣雖大王素有人望且握重兵

獨不見金世宗海陵之事乎若彼果決稱受遺詔便正位
號下詔中原行赦江上欲歸得乎昨奉命與張仲一觀新
月城自西南隅抵東北隅萬人敵上可並行大車排槎弗
樓締構重複必不可攻祇有許和而歸爾復何俟乎願大
王殿下以祖宗為念以社稷為念以天下生靈為念奮發
乾剛不為需下斷然班師亟定大計銷禍于未然先命勁
兵把截江面與宋議和許割淮南漢上梓夔兩路定疆界
歲幣置輜重以輕騎歸渡淮乘驛直造都則從天而下彼
之姦謀僭志冰釋瓦解遣一軍逆蒙哥罕靈昇收皇帝璽
遣使召旭烈阿里不哥摩哥及諸王駙馬會喪和林差官

于汴京京兆成都西涼東平西京北京撫慰安輯召真金
太子鎮燕都示以形勢則大寶有歸而社稷安失之東隅
收之桑榆以退為進以亡為存飛龍在天利見大人無亢
龍之悔矣十一月二日臣經昧死上進

立政議

臣經言前歲從扞牧圉至于武昌聞先皇帝上僊以為天
命曆數在于陛下至治可期于是欲有所言而遽旋旆臣
經亦以負薪之憂道路匍匐今年三月始達順天而陛下
應天飛龍詔令使宋倉卒入對陛辭而出和者斯傳聖旨
令條奏當今宜行事理倚馬起草便宜新政畀仲謙和者

斯等使譯奏所欲言者猶有未盡今旣渡淮入宋引領北望顧瞻魏闕每為自誦有君如此可遂無言乎于是作立政議雖尸祝代庖極為僭越有所不計臣聞所貴乎有天
下者謂其能作新樹立列為明聖德澤加于人令聞施于後也非謂其志得意滿苟且而已也志得意滿苟且一時
與草木並朽而無聞是為身者也于天下何有有志于天
下者不貴也為人之所不能為立人之所不能立變人之
所不能變卓然與天地並沛然與造化同雷厲風飛日星
明而江河流天下莫不貴之而已不以為貴以為已所當
為之職分也古之有天下者莫不然後之有天下者亦莫

不當然天下一大器也用之以久則必敝窳殘缺甚則至于
破碎分裂置而不修則委而去之耳生民萬物者器之所
中者也器敝而委則其中者亦必壞爛而不收有志于天
下者則為之倡率其群而修之追琢而俾之完扶持而置
之安藻飾而新之滌蕩而潔之使其中者可以食可以藏
可以積而豐可以饜而飫為器之主而天下王之安富尊
榮而享夫天下彼志得意滿苟且一時者見器之所有而
不見器之殘缺染指垂涎放飯流歎始則枵然終則哆然
既飫而足并其器與其餘舉而棄之不知餒之復至也至
于神器之主中藏盡亡而天下餒者衆于是群起而爭其

餘天下亂矣夫紀綱禮義者天下之元氣也文物典章者
天下之命脉也非是則天下之器不能安小廢則小壞大
廢則大壞小為之修完則小康大為之修完則太平故有
志于天下者必為之修而不棄也以致治自期以天下自
任孳孳汲汲持扶安全必至于成功而後已使天下後世
稱之曰天下之禍至某君而除天下之亂至某君而治天
下之亡者至某君而存天下之未作者至某君而作配天
立極繼統作帝熙鴻號于無窮若是則可謂有志于天下
矣由漢以來尙志之君六七作于漢則曰高帝曰文帝曰
武帝曰昭帝曰宣帝曰世祖曰明帝曰章帝凡八帝于三

國則曰昭烈一帝于晉則曰孝武一帝于元魏則曰孝文
一帝于宇文周則曰武帝一帝于唐則曰高祖曰文皇曰
玄宗曰憲宗曰武宗曰宣宗凡六帝于後周則曰世宗一
帝于宋則曰太祖曰太宗曰仁宗曰高宗曰孝宗凡五帝
于金源則曰世宗曰章宗凡二帝是皆光大炳烺不辱于
君人之名有功于天下甚大有德于生民甚厚人之類不
至于盡亡天下不至于皆為草木鳥獸天下之人猶知有
君臣父子夫婦昆弟人倫不至于大亂綱紀禮義典章文
物不至于大壞數君之力也嗚呼上下數千載有志之君
僅是數者何苟且一時者多而致治之君鮮也雖然是數

君者獨能樹立功成治定揄揚于千載之下豈不為英主也哉其視壞法亂紀斃彝倫毒海內覆宗社碌碌以偷生子子以自蔽甘為慵懦者可為憫笑也國家光有天下綿歷四紀恢拓疆宇古莫與京惜乎攻取之計甚切而修完之功弗逮天下之器日益弊而生民日益憊也蓋其幾一失而其弊遂成初下燕雲奄有河朔便當創法立制而不為既并西域滅金源蹂荆襄國勢大張兵力崛阜民物稠夥大有為之時也苟于是時正紀綱立法度改元建號比隆前代使天下一新漢唐之舉也而不為于是法度廢則綱紀亡官制廢則政事亡都邑廢則宮室亡學校廢則人

材亡廉耻廢則風俗亡紀律廢則軍政亡守令廢則民政
亡材賦廢則國用亡天下之器雖存而其實則無有賴社
稷之靈祖宗之福兵鋒所向無不摧破穿徹海嶽之銳跨
凌宇宙之氣騰擲天地之力隆隆殷殷天下莫不懼服當
太宗皇帝臨御之時耶律楚材為相定稅賦立造作權宣
課分郡縣籍戶口理獄訟別軍民設科舉推恩肆赦方有
志於天下而一二不逞之人投隙抵罅相與排擯百計攻
訐乘宮闈遠豫之際恣為矯誣卒使楚材憤悒以死既而
牽連黨與倚疊締構援進宵人畀之以政相與割剝天下
而天下被其禍荼毒宛轉十有餘年生民顛顛莫不引領

望明君之出先皇帝初踐寶位皆以為致治之主不世出也既而下令鳩括符璽督察郵傳遣使四出究核徭賦以求民瘼汚吏濫官黜責殆遍其願治之心亦切也惜其授任皆前日害民之尤者舊弊未去新弊復生其為煩擾又益劇甚而致治之幾又失也今皇帝陛下統承先王聖謨英略恢廓正大有一天下之勢自金源以來綱紀禮義文物典章皆已墜沒其緒餘土苴萬億之能一存若不大為振澡與天下更始以國朝之成法援唐宋之故典參遼金之遺制設官分職立政安民成一王法是亦因仍苟且終於不可為使天下後世以為無志於天下歷代綱紀典制

至今而盡前無以貽謀後無以取法壞天地之元氣愚生
民之耳目後世之人因以竊笑而非之痛惜而歎惋也昔
元魏始有代地便參用漢法至孝文遷都洛陽一以漢法
爲政典章文物燦然與前代比隆天下至今稱爲賢君王
通修元經即與爲正統是可以爲鑒也金源氏起東北小
夷部曲數百人渡鴨綠取黃龍便建位號一用遼宋制度
取二國名士置之近要使藻飾王化號十學士至世宗與
宋定盟內外無事天下晏然法制修明風俗完厚真德秀
謂金源氏典章法度在元魏右天下亦至今稱爲賢君燕
都故老語及先皇者必爲流涕其德澤在人之深如此是

又可以為鑒也。今有漢唐之地而加大有漢唐之民而加多，雖不能便如漢唐為元魏金源之治，亦可也。恭惟皇帝陛下睿稟仁慈，天錫智勇，喜衣冠崇禮讓，愛養中國，有忘於為治而為豪傑所歸，生民所望久矣。但斷然有為存典章立綱紀以安天下之器，不為苟且一時之計，奮揚乾綱，應天革命，進退黜陟，使各厭伏天下不勞而治也。今白踐祚以來，下明詔蠲苛煩，立新政去舊汙，登進茂異，舉用老成，緣飾以文，附會漢法，斂江上之兵，先輸平之使，一視以仁兼愛，兩國天下顒顒莫不思見德化之盛，至治之美也。但恐害民餘孽，扳附姦邪，更相援引，比飲以進，若不辨之。

于早猶夫前日也以有為之姿據有為之位乘有為之勢而不為有為之事與前代英主比隆陛下亦必愧忤而不為書曰罔不在厥初易曰履霜堅冰至詩曰如彼雨雪先集惟霰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皆謹之于初辨之于早也有有為之志而不辨姦邪于早而卻之則鑠剛以柔蔽明以晦終不能以有為蓋彼姦人易合難去誘之以甘言承之以怡色賂之以重寶便辟迎合無所不至不辨之于早而拒之皆隨其器授之以柄而隨之耳昔王安石拜叅政呂獻可即以十罪章之温公謂之太早獻可曰去天下之害不可不速異日諸君必受其禍安石得政宋果以亡温

公曰呂獻可之先見范景仁之勇決吾不及也夫月暈而風礎潤而雨理有所必然雖天地亦可先見況于人乎方今之勢在于卓然有爲斷之而已去舊汙立新政創法制辨人材綰結皇綱藻飾王化偃戈卻馬文致太平陛下今日之事也母以爲難而不爲母以爲易而不足爲投幾絜會比隆前王政在此時母累于宵人不惑于群言兼聽俯納賁若一代號爲英主臣之願也臣草茅愚昧旣被知遇而又遠離軒陛日以隔越迫於事幾故不辟斧鉞冒觸神威庶姦黨少卻綱紀粗立雖萬死無恨中統元年八月附報入宋奏目上進

河東罪言

竊聞天所畀與而能奉承是謂應天畀與而弗之應是謂棄天天可棄乎故凡有天下國家者雖一民尺土莫敢忽而不治非惟應天亦所以奉天也國家光有天下五十餘年包括緜長亘數萬里尺筮所及莫不臣服惜乎綱紀未盡立法度未盡舉治道未盡行天之所與者未盡應人之所望者未盡允也比年以來關右河南北之河朔少見治具而河朔之不治者河東河陽為尤甚近歲河陽三城亦在湔濯分裂頓滯者獨河東而已夫河東表裏山河形勝之區控引夷夏瞰臨中原古稱

州天府南面以涖天下

而上黨號稱天下之脊故堯舜禹三聖更帝迭王互為都
邑以固鼎命以臨諸侯為至治之極降及叔世五伯迭興
晉獨為諸侯盟主百有餘年漢晉以來自劉元海而下李
唐後唐石晉劉漢皆由此以立國金源氏亦以平陽一道
甲天下故河東者九州之冠也可使分裂頓滯極于困弊
反居九州之下乎竊惟國家封建制度不獨私強本幹與
親賢共享示以大公既分本國使諸王世享如殷周諸侯
漢地諸道各使侯伯專制本道如唐藩鎮又使諸侯分食
漢地諸道侯伯各有所屬則又如漢之郡國焉尊卑相維
強弱相制與衆共有進退比次不敢相踰條貫井井如農

夫之畔分撥公賦使為私食則亦一代之新制未為失也
平陽一道隸拔都大王又兼真定河間道內鼓城等五處
以屬籍最尊故分土獨大戶數特多使如諸道祇納十戶
四斤絲一戶包銀二兩亦自不困近歲公賦仍舊而王賦
皆使貢金不用銀絹雜色是以獨困于諸道河東土產菜
多于桑而地宜麻專紡績織布故有大布卷布板布等自
衣被外折損價直貿易白銀以供官賦民淳吏質而一道
課銀獨高天下造為器皿萬里輸獻則亦不負王府也又
必使貢黃金始白銀十折再則十五折復再至二十三
折至白銀二兩得黃金一錢自賣布至于得白銀又至于

得黃金十倍其費空筐篚之紡績盡妻女之釵釧猶未充
數榜掠械繫不勝苦楚不敢逃命則已極矣今王府又將
一道細分使諸妃王子各征其民一道州郡至分爲五七
十頭項有得一城或數村者各差官臨督雖又如漢之分
王王子諸侯各衣食官吏而不足况自貢金之外又誅求
無藝乎於是轉徙逃散帝王之都邑豪傑之淵藪禮樂之
風土富豪之人民荒空蕪沒盡爲窮山餓水而人自相食
始則視諸道爲獨尊乃今困弊之最也國家血戰數十年
以有此七何獨加意于陝右河南及河陽置河東而不問
坐視其顛連宛轉而不恤獨非國家之赤子乎是天畀此

中土之冠而裂去不受也可乎哉願下一明詔約束王府
罷其貢金止其細分使如諸道選明幹通直者為之總統
俾持其綱維一其號令輕斂薄賦以養民力簡靜不繁以
安民心省官吏以去冗食清刑罰以布愛利明賞罰以奠
黜陟設學校以勵風俗敦節義以立廉恥則分裂者一頓
滯者舉九州之冠可正致治之樞可以風四方而動天下
克受天之所畀天復萬萬無窮而畀之也經本澤人旅食
他方二十餘年不得一拜松楸守先世之敝廬故願治之
心比之他人為尤急天庭遼邈漫為瞻臆太行山色黯然
凋瘵引領翹首望之而已居位操勢有以仁天下者可無

意乎此非布衣所當言故援引杜牧之例名曰罪言干冒
鉄鉞謹附使者以聞布衣陵川郝經言

便宜新政

臣經言臣昨承和者思得聖旨令臣條奏當今急務付執
政聞奏者臣謹裁新政便宜十六事上進不勝惶恐戰越
之至條例如左一大有為以定基統自古帝王之興莫不
以有為而後可以無為故舜去四凶格有苗成王伐三監
誅管蔡而後致無為垂衣之治刑措頌聲之美宋太祖初
即位未有以厭人心趙普曰陛下新登寶位必光耀神武
有以挫英雄之氣服天下之心於是親平三叛海內以寧

今日之勢不可謂無事政大有爲之時也當大起師徒以
討不庭明其逆順使天下知所嚮如因仍苟且爲人所先
則釁亂一生不可猝定矣二嚴備禦以防不虞國家以雄
武自勝故歷朝踈于備禦今日之事尤非前日當密會軍
旅嚴爲之備以待不虞且即位之初兵衛不徹警也昔周
康王即位當無事之時齊侯以虎賁逆子釗于南門之外
先皇帝有備昔刺木無備故掩而取之至于他日無虞京
師宿衛之兵亦當留數萬况非平日之勢乎三定都邑以
示形勢今日於此建都固勝前日猶不若都燕之愈也燕
都東控遼碣西連三晉背負關嶺瞰臨河朔南面以涖天

下和林置一司分鎮禦根本北京豐靖各置一司分以爲
二輔京兆南京各置一司分以爲藩屏夫燕雲王者之都
一日緩急便可得萬衆雖有不虞不敢越關嶺踰諸司而
出也形勢既定本根旣固則太平可期四置省部以一紀
綱今之執政各各奏事莫相統一皆令陛下親決雖聖明
有餘亦不能處置皆當故姦人得以營惑自私若省部旣
立名分旣定大總其綱小持其要天下事雖衆猶無事也
五建監司以治諸侯諸鎮諸侯各握兵民不可猝罷當置
監司以收其權制其所爲則兵民息肩而政可立矣六誅
兇渠以示勸懲從來亂政害民之人須誅其尤者不然則

懼死逃去必為國生事七親諸王以庇本根諸王既共推戴當加之以恩而勸之以義使尊榮過於前日則可八行寬政以結人心從來宿弊可為盪滌至於今歲絲線包銀宜分數減免一切逋負皆蠲除之九赦罪戾以去舊汙自來新君即位必赦天下且今西北疑阻人情反側諸路打算重為紛擾宜行大赦并罷打算以慰安元元十罷冗官以寬民力諸州縣管民官員數可為限定小處可合并如樂人打捕鷹房諸科目名色官吏皆合罷歸分付管民官諸色匠人頭目尤多有管三五戶者亦稱總管帶金牌皆合罷去只一路立一頭目總領造作天下百姓及匠人只

養官吏亦不能也此最為急務如罷去此等好家門戶計
補添軍民氣力為益甚大十一總錢穀以濟國用天下差
發宣課交鈔諸色糧可置一大司分以總之無入諸路手
不令買撲則所得皆可為國家用罷諸路宣課鹽鐵官冗
員罷常平倉雖曰常平倉實未嘗有益於民但養無用官
吏數千百人十二減吏員以哀良民諸路及州縣吏員不
限數目把持官府結為黨與苛刻良民縱橫為害合明降
一詔旨大小州縣限員數必令保舉尤污暴者重罪而黜
之十三堅凝果斷以成中興王者初政莫不銳意徃徃不
能自堅鮮克有終必凝天衷奮乾剛群議不能移斷然必

行而莫之沮故能保大定功漢元帝以優游不斷卒亡漢
祚唐憲宗以果斷破蔡中興此其效也十四擴充誠明以
絕猜阻夫逆詐億不信聖人所譏推誠待物王者之明也
一切小數以干聖聽者皆宜罷絕十五明賞罰以定功過
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堯舜不能以善治天子無他職事
只分別君子小人定其功過而賞罰之此其職也十六定
儲貳以塞亂階國家數朝代立之際皆仰推戴故近世以
來幾致於亂不早定儲貳之失也若儲貳早定上下無所
覬覦則一日莫敢爭者且使朝夕視膳或出而撫軍守而
監國練達政事此盛事也庚申年四月十七日臣經上進

赤文忠公集 卷三十一
備禦奏目

臣經言臣初離闕廷未知朝廷用兵次第雖條奏新政不敢遽言但舉備預大略一條而已今聞西北阻命朝廷處置自遼東至於豐靖以及河西其關隘備禦必無缺綻未知西域回鶻諸國及土波大理繞出西南嘗為備禦否其土地廣遠兵力豪勁且其酋長多變詐懼乘虛作變與西北連衡遏截旭烈大王在所蟻聚轉相營惑使有反顧之憂又西蜀兩川新集或為搖蕩便有意外之變宜遣一大官知兵者選集回鶻諸國土波大理一帶軍馬於好水草險要處駐劄與關西宣撫司肱脾相應是斷西北右臂且

張聲勢以接應旭烈大王軍馬則國勢日張西北日沮諸國不敢覬覦兩川得以倚重如不為備或有透漏則數千騎可以突出關西河南無結草之拒中原震動矣臣又切見江上退師以來宋人頗有輕中國之心蓋彼瘡痍未完不敢窺伺然國家不可不為之備四川河南京東山東當置四總帥四川自成都至興元接上均州置一帥河南自唐鄧至陳穎置一帥京東自睢毫至宿泗置一帥山東自邳徐沂海并東北海口置一帥於陝西河南酌中處置一大行臺總統東西以壯國家藩垣便使宋人請和邊備亦當如此臣愚做爝火之見不敢自蔽且即入宋不勝戀闕

故又及此伏取聖裁中統元年六月七日上進

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三十二終